

集部

竹洲集卷八

宋 吳儆 撰

書

上張南軒書

某不才無善狀少時嘗不自揆度妄有事功之志兩任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速謗累以是痛自懲艾思欲自屏於僻遠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苟寸禄以畢反哺竊便安以佚餘年則區區志願滿足無餘

前此到堂只從諸公覔一廣右通判為是故也然昨到
會府一拜威光曾未有尺寸之長可以自見乃蒙台慈
過有推許退而自省莫知所因葢某魁然其形而其中
實無所有率爾而對而其言多不適用某於是不敢自
喜而益以自媿何者人固未易知而物不可以茍合判
府經略直閣左右司先生倘因他人過情之言或一時
適然之喜取某一日之長一語之中而未知某之所短
者固多不惟所短之多而其過失亦甚不惟過失之甚

而罪惡之不可恕者亦且不少何謂罪惡之不可恕某少時嗜酒使氣遊蕩無度則有不檢之罪為縣令時擅殺人納亡命則有不法之罪今垂老矣有親年七十而貪禄遠去則有不孝之罪何謂過失之多遇事直前不顧後患其失一也語言不謹頻致怨憎其失二也疾惡太甚事不干己其失三也遇人無親疎賢不肖輒輸寫肺腑其失四也至於好謀而智不逮好勇而剛不足好學而志不堅好立事而才不稱其天資之所短者又未

可一二數如前數者有一於此自不可復用於世而況兼是數者而有之而先生遽以為可用在某一時脫空漫語以茍顧盼之寵則可第恐他日不能上副所期或致誤事則於門下知人之明不能無傷欲望台慈更詳察某之所有博訪某之所為終以為可用而後用之無責以近效無拘以文法無間以讒慝之口無惑於怨仇之言然後敢安神定志惟門下是用如其不然某但當謹挈缾之守奉有司之法享二年之厚俸而竊半刺之

安佚日押文移數紙月遣吏卒數輩駈廹屬縣椎剥吾民之肌膚以充經總制錢之課而坐受醲賞則某之能事畢矣而又何求焉

謝南軒薦舉書

某不才且無善狀行餘五十碌碌州縣已不復有當世之志萬里流落之中乃蒙先生誤有薦揚又蒙朝廷誤賜收録某聞命感慨然富貴易得名節難全若因此他日或見用於時決當保全名節以不負知己之恩爾某

昨蒙使司行下令某按察邊塞官吏貪冒茍得某前此以溪洞事屬安撫都監司未嘗干預今既有此命某其敢有所畏其敢有所愛然此風循習已久若一繩之以法則大者可戮小者可誅欲乞容其自今以往改過自新若復不悛置之極刑亦不足恤

與南軒論盜賊書

昨日面奉誨飭令某條具擒制盜賊事件某初尉明之鄞縣後宰饒之安仁皆盜賊之淵藪固嘗折肱於此若

盜之發捕之無他奇計但重其賞罰而行之以必信無不獲者然盜已發而捕獲不若未發而為之備蓋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某在安仁時嘗傚前輩置鼓樓之意而推廣之行之未幾盜發輒得之復遇水旱四境之外若饒之樂平撫之金溪信之貴溪盜賊縱横而終無一人一騎敢越吾境而為暴者雖一時設施容有出於法度之外然救荒之政不得不然雖以是獲罪終不悔亦常記録一二謹具如後

上五府乞宫觀書

某昨者蒙恩賜對擢守邕管恭惟主上屬意之重在某可謂僥倖顧雖遠惡夫復何憚某自六月蒙放朝辭即冒暑疾驅假道過家而某父又以某行當遠戍憂患成疾白髮㿜然支離骨立某以煙瘴萬里生還者稀挈之而行則不可舍之而去又不可彷徨窮途莫知所措君命至重不敢久留父子相持慟哭不忍相舍行路之人皆為隕涕某竊見朝廷用人皆因其情之所樂而使之

是以人人皆有欣欣自喜趨事赴功之心方今南邊肅
靜非有警急難辦之事人才衆多非無可以爲邕州守
臣者如某幺麽螻蟻之微何足以爲南邊輕重況某父
年七十有七事親之日短事君之日長若蒙朝廷哀憐
異時或有差使雖甚遠且險人情之所畏憚而不敢往
者某誓當直前義不回顧今雖迫於君命不敢不往然
某方寸亂矣異時或不能事事以至曠敗則雖萬死不
足塞責伏望台慈哀憐特假一言之重倘得改差一在

外宫觀使某父子得相保聚以畢餘年何啻肉骨生死之賜

見洪徽州書

某聞之有所不可窺無所不可信可以為大人君子矣蓋人必有所可畏也而後尊必有所可親也而後大不可窺者天下之所甚畏而可信者天下之所樂親也洞庭彭蠡之波長河大江之委其光隱然而長其色蒼然而深雖無驚風怒濤衝陵決峴之變而望之者神寒瞰

之者心惕何者蛇龍鯢黿之所出沒掩抑而不可窺也至於舟楫之所通網罟之所集朝夕於其間而無所害蓋以其所為風雨者有占而所以為盈虛者有時故以天下之至深而為天下之大利非澗溪之流畎澮之集可得而擬也昔者某之於閤下誦其文知其學之至樂其名信其實之宏未知夫所以出於用而施之於人者也子思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今天下之所謂賢者寛厚恭謹足以有容而其過也常至於

廢弛而不振幸其明敏果決可以有為者或至於挾數害物以濟其私凡政之所以不行行之而益重其病者莫不由此之故也竊惟閤下未嘗習文法歷州縣而其所以處於繁亂難治之事欺蔽隱微之際或逆其情而得其實或詰以事而得其情或舉其端而知其所以始終之意或不考其辭不驗以事而窮其變詐於人情不可測度之間雖老姦巨猾文致傅會足以易事之情而惑人之聽者皆自以為不可欺至其抑揚操縱擊搏彈

治或輕或重或予或奪無一焉不愜於人情合於法意其為人也必剛簡而示威嚴厲而難親及覿其容聽其言雍容和易恬愉委曲無以異於寒素之士仁民愛物樂善好賢孜孜發於辭氣見於行事凡所以遇其下治其民者一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孟子曰知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夫勇出於仁智行於無事此其為道所以不可窺而可信一時之士所以中心誠服而樂親之者也某又聞之天下為宰相能用

人郡守刺史能得人士之賤獲見於宰相也難而見於郡守刺史也差若易宰相之貴觀於人也略而郡守刺史之察人也葢詳西漢之士由郡守刺史薦進採擢而顯者至衆也而始於賈生生河南人太守吳公知之後公以治平最天下入朝為九卿乃為上言生賈生之有聞於時吳公之賜也某縱横辯博眎生有媿至其躁易輕發亦所不敢為也近所為芻言三篇謹以為獻

竹洲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竹洲集卷九

宋　吳儆　撰

書

答吳益深書

某與益深生同郡復同姓學同趣也益深文行之懿鄉之人皆知之獨某去鄉之久雖間有為某言益深文行之懿者未能深知之也近始蒙見顧且以長牋為貺某雖鄙陋然觀其容而聽其言固已肅然而知所敬欣然

而知所慕退而伏讀所貺長牋精深馴雅如其為人乃知向之為某言益深文行之懿者猶茂之面而已益深於此用力之至而得之深若是而猶於某不棄焉豈以某為足以語此者某嘗聞之文之本源與其體制猶天造地設不可易也夫子之六經其道一貫而詞異施古之深於文者蓋知之矣益深用力之至則得之當益純而施之當益得其所某蓋不足以語此也某未第時常從陳阜卿先生學為舉子之文歷仕後常見尹少稷論

古文二先生於古今之文蓋習矣而察者晚而後見薛士龍言王伯之畧見南軒先生論誠明之妙而志氣已衰精力已憊方且茫然自失未知所以為根本之計詩云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益深用力益至則其所志當益大毋若某之學終於無所歸宿焉則善

答汪楚才書

前書論學伊川者之敝非好為異以伊洛之所以異於

釋老者正以其本末具舉先後有序故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孔子亦自志學積而至耳順從心若說才有所見便易胳合想非今之學者所能非惟今之學者不能雖孔夫子亦五十而學易蓋易窮天地陰陽人情物理之變且如孟子論治始於田桑雞豚之畜瞇要理會在若一有所見便與之胳合雖孔夫子亦不能如此所說吾弟蓋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升高自下若無可疑者某自不足以知之也未說别

事且如孟子說三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使儒者當之便能做得這箇事否彼其施設固自有序步步便有實效非如禪家之說推墮滉漾中也未說行道濟世之事且只做一箇好學者亦須博學而詳說之不可如學佛之人窺見一斑便謂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蓋吾儒之學者知周萬物與天地相似且顧吾弟自格物致知以次正心誠意須要脩身齊家而後行之天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中庸一書不止專說理性惟以性命中和為本爾吾弟之學既知其本矣蓋本末之理固是一貫而其事自有次第也近來學伊洛者無如朱南康吕東萊然二公之學正不如此不知南康曾有回書否以某所見必不合也二公近來大叚做實用事業自三代聖人制田治兵以至制禮作樂皆窮其本末可以措而行之天下不然伊洛之學遂流而為禪家矣禪家不一 闕 天地須要一超真入如來地學禪者為大言以欺世若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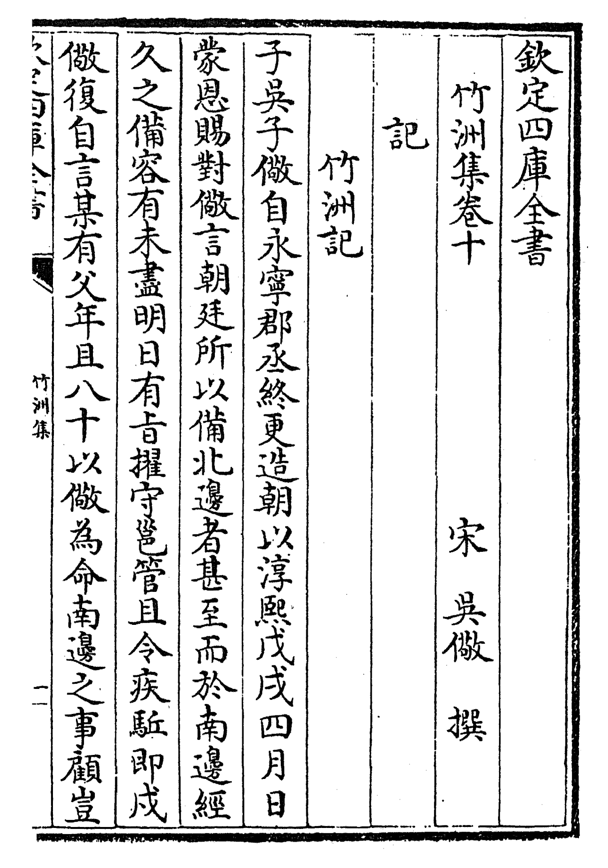
法當墮拔舌地獄也幸以為戒可也平生相與之深忘情僭言及此死罪

答汪仁仲求撰墓誌書

先丈潛德備福要得高才厚望可以取信於後世者書之承以見諉非其人也又古今士大夫之家所立碑誌必先有行狀然後求當世名士敘而書之埋之墓中謂之墓誌為陵谷遷變設也既葬復以誌銘之語撮其大略揭之墓道三品以上謂之碑餘碣若表故必有行狀

而後有墓誌有墓誌而後有墓表近世鄉中俚俗之禮既無墓誌又非墓表只有大石一片掩在槨口便就石上鐫刻姓系事迹或謂之墓記或謂之墓表或謂之墓碑其名稱制度皆舛午不經取笑識者竊謂送終人子大事誌表又送終之大事若不合於禮不若不為若欲必合於禮周仲濟仲皆儒者豈不知此慎之重之勿輕以誘人也

竹洲集卷九



竹洲集卷十

宋　吳儆　撰

記

竹洲記

予吳子儆自永寧郡丞終更造朝以淳熙戊戌四月日蒙恩賜對儆言朝廷所以備北邊者甚至而於南邊經久之備容有未盡明日有旨擢守邕管且令疾駈即戍儆復自言某有父年且八十以儆為命南邊之事顧豈

少如儆者惟朝廷幸哀憐儆事親之日短而事君之日長倘得散地以便親養宰臣以其事白上上方以達孝治天下為之惻然改畀祠禄儆自弱冠宦學流浪餘三十年率間一二歲乃一歸家故新安之南六十里有田百畝有宅一區僅如古井田之民自祖父而上凡七世皆安耕稼守丘墓無乘危涉險折腰忍恥匍匐趨走之勞至儆與兄益章始棄祖父之業失其身於塲屋之間益章筮仕為太學官不幸蚤世儆凡三仕州縣皆不偶

不惟不偶且重得罪以為親憂用是思欲自屏於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薦復祖父之業以安吾親之心至是始以無庸叨冒優恩月得俸錢三萬米五斛量入而約用之可以育雞豚燕春秋乃即舊居稍稍葺治居之前有洲廣可數畝舊有竹千餘箇因其地勢窪而坎者為四小沼種菊數百本周其上深其一沼以畜魚鼈之屬備不時之羞其三以植荷花菱芡取象江村之景且登其實以佐觴豆旣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陰

為二小亭其一面溪溪之上有山山多松杉櫧樟之屬
葱蔚蒨茂貫四時而不變尤老人之所樂而數休焉乃
以流憩名之其一名靜香以其前有竹後有荷花用杜
子美風搖翠篠娟娟靜雨浥紅蕖冉冉香之句為名亭
之南為堂三間環以巖桂萬年枝及諸後凋難老之木
東西二室為洞牖使子弟之未勝耕者讀書其中堂之
北視上序爐亭之制為小齋堂名仁壽謂其幸生堯舜
之時得奉吾親長見太平如擊壤之民也齋名靜觀取

明道先生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之意
是中大有佳處惟天下之靜者能見之靜香之東有杉
甚直而秀其枝下垂如倚蓋可數人容膝其下因名之
曰直節菴蓋木之類至衆而至直者莫如杉蘇少翁直
節堂以杉名也菴之西有梅舊為灌木所蔽枝榦拳曲
皆莓附之與會稽之古梅無異蓋梅之隱者老而甚癯
山澤之儒也其下平夷可羅胡牀十餘然胡牀於意行
適至非便乃斷木如鼓之狀可踞而坐者十輩列於其

下冬仰其華夏休其隂渴想其味不施棟宇而梅之美具得於俛仰之間因名之曰梅隱菴菴之前種桃李盧橘楊梅之屬遲之數年可以饋賓客及鄰里桃溪之外借地於鄰復得一畝許雜種戎葵枸杞四時之蔬地黄荆芥閒居適用之物菴之西開小徑旁貫竹間夾徑植蘭蕙數百本周其上與地相宜頗茂循徑而南有堤如荒城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潺潺然與風疾徐登之令人心目俱豁復踞堤為二亭曰遐觀曰風雩於

以見天空地大萬物並育之趣柳子厚謂凡遊觀之美奧如也豁如也是洲叢爾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時具壺觴奉老人及致老人所素狎者徜徉其中遇夜或風雨乃歸老人雖不飲酒然見人痛飲則為之抵掌笑樂佐其酣適間為小詞道其閒適之意與景物之過乎前者使童穉輩歌之以侑酒噫能使予忘貧賤安農圃而無復四方之志者匪斯洲之樂也歟

平齋記

金華諸葛叔時父為獄掾桂林帥范石湖為書其退食之室曰平齋石湖文章字畫妙天下叔時父葢以儒者治獄為所知客有子吳子某者遊於二公之間過而問其所以命名之意而莫能知也或曰平反美事也令名也漢人張釋之于定國嘗以是為名臣雋不疑嘗以是為孝子治獄而不能平反世必曰刻深吏又致人於罪者夫為吏而刻深且文致人於罪則其獄多寃然謂平

反為美事也而効之謂為令名也而樂之吾懼其有時
而縱惡也寃獄之禍酷矣縱惡而不治則有流毒滋甚
且吾聞上古之時有以能治獄為理官祖者其人曰臯
陶氏臯陶氏之所謂能治獄者惟聞曰惟明克允而已
平之為義猶權衡之稱物有抑之而為平有揚之而為
平有增之而為平有損之而為平能知其抑揚增損之
宜謂之明能得其抑揚增損之正謂之允惟明克允謂
之時中而必曰平反為治獄能事傳不云乎禍莫憯於

有心叔時父知經術學吾聖人者奈何為漢人可喜事叔時父惕然起曰宜奈何曰平其心心如何其平曰無私心

愛民堂記

太守古諸侯聽事之偏率為堂為亭為臺池苑囿之樂所以安吾賢者而佚夫民事之勞使之清心定慮湛然於事物紛至之中而無淆亂憒憊之病非厲民之力以為已之奉也潁昌周侯歷守欽萬賓三郡退食之堂皆

以愛民名之且書而揭之坐右朝夕省觀焉以自警故其所至稱治其治務平易不為刻察近名而民物熙熙自遂於山澤田野之間侯亦得以觴詠雍容自適於一堂之上客有子吳子某者嘗過其國升其堂問其所以能至此者侯自言無他長但能不擾之而已某聞之愛身者去其疾疾去而身自安不必導引服餌而後壽也愛民者去其害害去而民自遂不必興利施惠而後治也今夫吾民之所甚病者莫甚於豪民又莫甚於猾吏

又莫甚於强盜侯之於民也雖欲不擾其如此三人者之擾之也侯能於此三人者蒐獮而懲創之是之謂愛人以德侯名師道字彥由雖為三郡守而家益貧

憩思軒記

縣有驛久不治仰睎之惴惴然惟懼其壓也某到官數月始因其舊稍緝之附堂之北視上庠爐亭之制創為一軒既成以憩思名之蓋勞而願息倦而知還物之情也安仁今為楚粤舟車之衝使客之過幾無虛日持節

擁轎擔簦躡屩貴賤勞逸之不同至於念行役之艱從事之塵過是軒而少憇焉必有悵然而長想慨然而興歎者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憇夫以一憇之頃而能使人愛之深思之至至於千百年而不忘顏何人哉顏何人哉

就軒記

縣廳事之左舊有就軒云者莫知其名之始或云取就之如日之義謂是軒之面東也故云然揭而書之者殊

工故久不廢予吳子到官之半年闢其南為眡事之地其東為退食暴背之所設巨爐其中環以畫屏可羅胡牀十餘甫成尉顧德明適過焉相與附火促膝縱談平生夜既分僕吏怠且寐簷雨落堦除琤琤然如金玉之有聲忘其身之在縶維中也丞王湘之簿曹叔武平時無日不相從夜語時各奉檄以出浹日矣南窻之前有梅殊古為軒屋所蔽不能盡見予吳子欲去其蔽以出其華顧曰善予吳子某新安人以書生為縣拙且甚懶

者也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自邕北出功饒州梵鳳州至横山四百里又自横山北出田州古天縣歸仁州歸樂州唐興州睢殿州古鄘縣七源州四城州即兊州也稍折而東歷上中下思畫州山獠境渡都泥江沿江而北歷羅幕州及諸山獠至順唐府西南番羅殿國阿者國皆漢西南夷故地西與大理自杞東與黔南為鄰各有君長姓氏自言諸葛武侯

所留戍卒後裔有武侯碑在西南番境中西南番酋長自稱檢校太師守牂柯國其人皆椎髻旃裘跣足有被髮髡首者其首領多能華言縱行書如中國童蒙所書有銅章篆文甚古睎漢印差大其地平衍多稻田豐水草羊馬蕃馬桃李胡桃松子柑橘桑麻之屬皆有之兵有短劍木弩藥箭率常佩以自衛射命中然不能及遠其戰鬬無行伍騎相角逐短劍相交擊無甲楯之屬藥有牛黄人參草菓等衣方領大袖長裾左衽如中國半

臂之制富者以黄紬為之貧者以布其首領以錦帶纏腰腹間奴虜以索絢如北方柱腰然以能忍饑且於騎射便也死則以錦及豹皮裹尸而葬以多且美相高横山官私歳所市錦率數千疋他雜綵不勝計又自四城州稍北出古宜縣古那縣龍唐山安龍縣安龍州渡都泥江斗折而西歴上中下展州山獠羅福州雷聞嶺羅扶州至毗那自杞國又北出至大理國兩國風俗土產兵器衣制大略與西南夷不異惟大理有文法善為中

國體行草書有甲冑以皮為之髹器之文縷甚精緻每賈人至橫山多市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本草王叔和脈訣千金方等書國人奉佛甚謹賈人有持青紙金書金剛經至橫山其國至成都二十五驛南與自杞東與阿者羅殿為鄰西至海與占城為鄰自杞國南與化外州山獠北與大理東與西南夷為鄰西至海亦與占城為鄰兩國各有鹽足自給其酋各自稱王自杞今王名阿謝年十八知書能華言以淳熙三年立國事聽

於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死當立生甫歲餘阿已攝國事自羅殿致書生教之華言教之字畫嘗詒書田州黃諧候問寒溫之式與中國不異阿已攝事十七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强馬益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足自杞多至一千五百餘足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健凶悍善騎射輕生好鬭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互市以吾撫之之過也驕甚

淳熙四年酋必程持其國書來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事二十餘條皆難塞之請以乾貞為年號初至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既而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之乃懾伏異時為邊患者必此蠻也又有特磨道在自杞之南馬伏波銅柱之北比年為自杞所梗馬不復生某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別駕被旨出塞市馬目所親覩及分遣諜者圖其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甚信諜者又云自杞地廣大可敵廣西一路勝兵十餘

萬大國也

尊己堂記

新安汪伯舉作堂於所居之西與其弟伯虞伯言藏脩遊息於其間靜深簡潔悅可人意彈琴讀書怡怡然不知身之在闤闠中也故尚書金公過而樂焉以尊己名之僕嘗從公問所以命名之意公為僕言士大夫多失其身者皆不知所以自重之故夫天爵義榮己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予奪在人不可常也士

大夫喪其可常之尊而無以自重且無以取重於人也乃切切然籍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之則榮不自勝失之則憂莫能堪甚至於汩喪廉恥惟其得之揚揚然峩其冠高其蓋良自適也世俗之人亦從而尊榮之莫知反而思其所從得之為可恥也孟子謂墦間之祭醉飽者歸而驕其妻妾其妻妾方羞且泣也而施施未之知也尚書公以直節敢言事知大體事光堯太上皇帝為殿中侍御史排擊權臣之黨為所斥不用者二十

年後事今上皇帝歷給事中禮部尚書復以徧忤權貴竟不至大用然公之道德益尊名益重其所自得與所自立蓋本於能尊其已者伯舉兄弟孝友人莫間言伯虞雖應進士舉預鄉書於得失出處之際甚雍容異時出仕於朝庶幾不失其身者尚無忘公所以名堂之意

竹洲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洲集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竹洲集卷十一

宋 吳儆 撰

記

相公橋記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書郎曹侯來守新安歲大旱廩無餘積民無宿藏人心皇皇莫知所以為計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其宜於俗便於民者力行之㢆㢆焉無所不用其至既又以其餘閒求其凡可以利人者郡之境多

山山多澗谷水貫其間脈絡如織斷崖絶壑間出通道梁其險絶之塗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將仕郎程仔者侯謂橋梁不修昔人以為刺史之過乃出私帑屬富民嘗下其穀之直以助侯救災之令為二石橋於休寧歙邑之境上相公湖之側既成而求記於某某嘗病令之為郡者侈遊觀自娛樂飾廚傳稱過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也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無譏也至於寛厚慈惠號長者顧多優遊迂闊務姑息事文具豪

民猾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貧弱之民實受其病侯貴公子也其為郡不事遊觀飾廚傳而知所以恵其民不為姑息文具而知所以為政故令之而民必從為之而事必集其大者既見於救災而其小者猶及於此是可書也某居閒且貧其勢不能利人其力無以佐利人之事獨以文施或以勸來者乃不辭而為之書侯名耟字仲本故節使開府公之子橋之成以八年十月相公湖者南陳驍將程忠壯公起家之地俚俗相傳以名其湖以

湖名橋塗之人為侯祝也程仔者其家世傳為忠壯公之裔能舍其所愛以承侯之志為利人之事於其祖起家之地其賢於倚財為不善者多矣

隱微齋記

吴氏在休寧族最蕃然大宗之法久廢其散而居境内者為十餘族族之小者猶數十家大者至數百家其能殖生業致高貲為進士擢第有聞於時者眎他姓亦獨多隱約不仕若仕不達而清風厚德與學懿範足以師

表於其鄉而垂裕於其後者亦往往而有然不能多也
熈豐間有諱瓘字瑩父者業儒有行義其自持甚嚴居
閑出入閭里容必莊言必信遇人無長少賢不肖不僞
笑貌必以誠實然剛介少取與而獨寓意於盤深造自
得幾於十全其子某孫源曾孫粲楠棣梓皆世其業習
其遺訓甚賢而文家故有齋名隱微者瑩父所以處其
子孫與其師友藏修遊息之地齋之上為樓藏書萬卷
月朔望列其家人拜所藏書且祝曰世世子孫其尊道

好學無為臺蠱書魚令更四世齋固屢易然其子孫羣居燕處之室必揭其名而不敢失墜記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子思沒數千年讀其書者莫之或察至河洛兩程夫子始指是為入德之門然當是時虛荒誕謾之言盈天下遠方學者未嘗知有河洛之學也瑩父之所以訓其子孫者其識已足以知此可不謂賢乎賢者固宜有後為其子孫者睎其名思其所以名當竦然而作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衣冠而侍於祖父

之側則居敬之心自無間於隱見顯微之際入德之門孰甚於此習而久之其至可量也哉

休寧縣修學記

今之學非古也知古者之所甚重知今之所不敢廢三代之學尚矣漢唐之君所以出其治於天下者雜之以刑名而行之以彊健文俗之吏其於三代聖人禮樂法度所以美化善治之大務往往棄之而不講講之而不備備之而不用用之而徒以為文也士之出乎其時所

以應其上之求者亦唯誦記以為師辯說以為義藻繪以為文其於古之學者德行道藝之常習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未之學也本朝慶歷熈豐崇觀間益嘗三致意於此矣時方承平既庶而富舉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舉天下之學者而館之教之選舉之德至渥也中更變故學之在郡縣者其名僅存或遂廢不復治休寧縣故有學廢且不治巳久紹興七年邑尉陳公始率邑之士子相與出力而遷之陳公故上庠名士休寧之

為進士者多以陳公為師持其說試有司輙利由是休寧之學特盛於他縣士子相與世守之不廢也歲益久款傾朽折且瀕於壞淳熈四年主簿傅君謀復新之未期年而欹者復整傾者復立朽折者悉易其故其又黝堊之丹漆之器物之不備書籍之散逸者繕治增葺賍舊無不及凡學之所須取之左右無外求既成使其徒求記於某至於再三不已某聞凡立事皆難立事於今則又難而立夫世俗所不急之事又益難浮議或沮之

於前悔吝或因之於後於是而却顧焉其能卒底於成者蓋寡休寧之學始廢於兵火者十餘年而後復興於陳公又四十餘年得傅君而再新之其成立之難若是二公以縣簿尉之卑而能復古人所以為政教之本於令之世起世俗所不急之事於因循苟簡之時又益難也吾黨之士藏於斯修於斯遊息於斯其思學之所以易廢二公之所以難成而皆致意焉則今之學猶古之學不徒為也夫大學之道始於先致其知韓愈氏之學

本於學為古詞章自明而誠古之教也吾黨之士所以先致其知與夫作為詞章固已習矣而察矣由是而益進焉謂今之不如古吾不信也陳公遷學始末有丞相洪公為之記傅公名公本字某有志於古有立於今可書也方役之興董治其事以迄於成者進士王堯佐朱松天下事無大小成之在得人

觀潮記

錢塘江潮眎天下為獨大然至八月既望觀者特盛弄

潮之人𠦑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
之人相與裒金帛張飲具至觀潮日會江上睎登潮之
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爲聲震地
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搴旗張蓋吹笛鳴鉦若
無所挾持徒手而羣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
驅如山絶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潮之人方且賈
勇爭進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
之上下者潮退策勛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𠦑常

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
美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
者雅善士一旦移於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
議已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沉溺也隱其
身於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於平波之間則急引而退
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溺沉不測之患其鄉人號
為最善弄潮者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
大而不可犯者顧令嗜利之徒娱弄以儌利獨不汚我

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絶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

仰高亭記

予范子九臯楚人也子吳子某吳人也吳楚相去二千里二子者學不同師遊不同方聲迹不相聞耳目未嘗相接也予范子宦學不偶為法曹安城予吳子亦以不得志為永寧郡丞始至安城見予范子於稠人之中則肅然而知敬後予范子如永寧再見焉則悠然而相親

既而相與語相與飲相與出其平生所著書葢有脗合而無間者子范子作亭於官舍之後雉堞之上以望西南羣山而問名於子吳子吳子請以仰高名之葢子范子白髮青衫俚容垢貌循循默默奔走於衆人之後塵埃之中而其胷中之所存未易爲世俗言也嘗試與子對一樽於亭上送飛鴻於天末遺形釋累遊泳於寥廓之上太虛之中樂乎子范子俛首而笑

休寧縣尉廳壁記

尉掌武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為名許慎說文謂尉畏也亦慰也故字從尸從示從寸寸者量禮度以敬上示者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秦漢之制國有太尉郡縣亦皆有尉太尉之職於今為樞筦與宰相分職而治號二府郡尉令别秉惟縣尉位在丞簿下凡縣之盜攘鬬毆賊殺道路郵置冠蓋往來窮山峻谷平原曠野蹊隧阡陌此疆彼界交錯分爭州縣之所不能決與凡令丞之所不屑為者率以諉尉尉之為

職甚卑而其責甚重然常以文臣初入仕者爲之凡文臣初入仕非進士擢第則士大夫之子弟以文臣治武事居甚卑之位任甚重之責而屬之不習吏事之書生與不知稼穡艱難之任子故令之爲尉而以能稱者常少新安令輔郡休寧劇邑其爲尉而以能稱者往往而有然廳壁故無記前人姓氏名字更代歲月有司之籍無傳老吏遺㫐亦莫有能言者尉金華吳君始孜孜訪求自尚書陳公而下得十有八人將刻之石而求記於

某某嘗病今之君子勇於求進而怠於從事工於治私而茍於居官吳君承前政數易廢弛之餘卒徒散亡器甲蠹敝頹垣敗屋不芘風雨君至之期年鳩集葺治整整有序又能以其餘力及前人之所未嘗為其不茍於居官乃如此尚書陳公為尉時新學校以教民起廢陂以利之吏塗潦抑豪右以安其所甚病凡邑之為進士者皆以公為師其風流遺愛至今不泯其後入為從官出殿方面所以自立於世者亦自不朽其更代歲月與

夫後人之迹自是皆有考焉其善而顯者可法其不善若無稱焉者可監詩不云乎執柯伐柯其則不逺吾子其益勉焉

瑞芝記

直祕閣汪公既葬之三年有芝十一莖產於墓芝葢瑞物不常有今其蕃若是豈偶然無謂者邪某聞之用不盡其才報不酬其德者其流光必長其遺烈必大何者有餘蓄而未發也惟公自少以文詞翰墨馳騁諸公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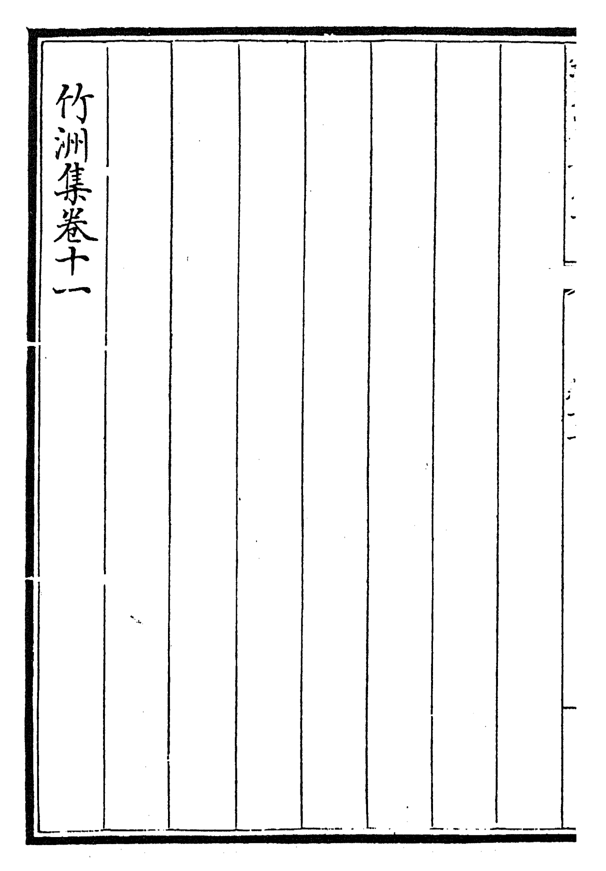
有聲名甚著靖康之變公首奏記乞以今太上皇闕
元帥繫天下望朝廷竟用公議府始建公間冒重圍走
府數進計議從征伐有功南渡草創江湖羣雄各擁衆
數萬相掎角為上流患公雅知其渠即請行説諭令罷
兵入覲朝廷不頓一戟而數十萬之衆解甲歸尺籍公
名由此益振後權貴人有嫉之者歷補外郡佐久之權
貴人死乃始用為江州其誥詞有朕起兵時主簿之語
天下知公且進用矣而遽以不起聞某嘗論公之功列

之建炎諸公間無所愧公之才處之樞機建之方面必且卓絶震耀有大功光於時無疑而流落不偶垂二十年才用而不盡功報而未稱其流光遺烈豈遂沉泯淪沒與草木俱盡其必發為瑞物溢為餘慶蕃衍盛大稱公之德而後已公名若海字東叟公之子擇善從之好學能文詞才術絶人葢能世其家者以人占天芝之為祥豈虛應哉

騎鯨軒記

新安汪南美以紹興十年來宰安仁作亭於雲錦山之巔以其坐挹上清仙巖諸山名曰挹仙境絶勝郡尉王公良顯為賦詩殊工後二十有六年南美之邑子吴子某承之於此亭已弊甚而詩與名固無恙且前人之迹不可廢且更也乃治其後為小軒取王公騎鯨摶扶揺之語以名之葢亭面空闊陵煙霏而軒蔽蔭茂林暎帶修竹下臨巨壑旁瞰長流連屬掩抑出没光景必登是軒而後亭之境益曠柳州所謂奥如曠如者幾兩得之

也



竹洲集卷十一

竹洲集卷十二

宋 吴儆 撰

序

尚書宋公山居三十韻序

新安郡治與其所屬邑皆憑山瞰江映帶林壑山皆秀拔奇偉多佳木葱蒨蕃蔚貫四時而不變江流激冽紆餘澄清與山相稱士大夫生於其間而立於朝者多自諫坡御史府以進至於卿相立功名著風節暐通都大

邑無愧或過之然率多貧多難或寓他郡不能殖生業飾遊觀為歸老故鄉之計尚書宋公當塗人世宦於新安樂其山川之勝而家焉郡治之北有山磐礴而南與西北山川相為賓主奇峰遠岫蒼顏秀色羅列於几席之上平沙漫流風檣煙艇出沒於履舄之下遠近隱見朝暮晦冥雖巧繪妙言語者莫能窮其狀盡其變也山之麓有石有泉有昂霄聳壑千章之木萬竿之竹名花雜果綜錯其間公夷荒斸險結屋於西崇堂傑閣吞吐

風月紅軒碧甃照映闤闠既足以稱江山之麗又依石之奇壯而層出者為巖疏泉之餘委為池因茂林之可芘修竹之可遻華實纖妍之可玩高下夷險之異趣者為堂為亭為臺為榭為齋房為射圃布置設施曲折窈窕雖窮足力不能徧也某嘗從公舉大白於雲端歌金縷於木末公出其所賦山居三十韻命某屬和某不能為詩而為之序公自紹興中入朝為省府其所建置規畫後之能者不能易退居三十餘年今年七十餘康强

如五十許人步上下山如飛尊酒笑談窮晝夜不倦日從賓客按絲竹以與景物相周旋雖承平盛時仕通顯享安榮者不能過南渡士夫所罕及也

送范石湖序

吳郡范至能為户曹新安三年州三易將始安撫李公剛毅有大度為郡以嚴稱人脈之肅然者也李公既遷繼以檢詳潘公仁厚樂易號長者然謹繩墨不可撓以非法最後秘書洪公有文章名最高又方以政事稱一

時三公所趣不同而至能事之輙見引重同時幕府屬邑之吏皆推其能莫與抗老姦吏睞新進士如兒女子侮慢且持之者皆縛手屏迹不敢弄以事至能之才用之天下不患不及仕不患不達然僕聞之才者德之病也名者身之災也莊生有言曰虎豹之文來畋執斄之狗來籍近世功名福禄如韓魏公亦鮮儷矣其言有曰用則可以成功不用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至能文正公之族孫將世其家者可無重乎

送程少章遊兩淮序

少章與予生同歲學同師又相好也少章少時工書為詩有佳句中年偃蹇不得志乃獨寓意於酒浮沉閭里漁樵爭席然其瀟灑出塵之趣猶時時見於沉酣放逸之餘蓋世之知者寡少而予獨知之每與之飲至連日夜不已平時易眎少章者往往從旁竊怪而少章亦獨與予言莫逆少章既與世寡合而其家益貧將就食大江之北予方廢棄於時坐眎其窮而不能救也於其行

為之太息而已兩淮士夫遇與予昇舊相知者試持予言往見之其不相知雖昇且舊勿見焉可也

棣華小録序

一飲一啄昔人謂之前定羣居而論德尚齒而尊賢相與周旋揖遜祗肅怡愉終歲於荒野敗屋之間而不厭者雖以類合亦有夙昇紹興乙亥子吳子自虞庠謁告歸於家邑之士以治經術作文章從予遊者數十人譬諸草木吾臭味也然人生天地間如賔鴻客燕窮達聚

散何可常也異時汾陰河南從官於四方之遠江東渭北相望於千里之外在位彈冠之興樽酒論文之思將於此乎取之小錄所以作也

送詹景陽序

桐川詹景陽從予山中歳終以父命辭歸予不能畱也與之班荆於野而别因指山木而問之曰子亦知夫後歳寒而獨彫者歟隆冬之月天地肅殺震風之所摧繁霜之所敗向之蔥蔚勃興而交陰者固已蕭條零亂麈

積而耕立矣顧獨蒼然而不變凌厲而愈茂者何邪世謂草木有才良而性燠者不彫且能寒以予考之不然草木未有不易葉而性之燠者不皆能寒大抵發生於春若春之初者至秋冬必瘁藺閱四時而後易者皆發生於春之末若夏之初者也予嘗以是考之唐人有云速登者疾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然則景陽無以齒壯而名未遂親老而禄未及自慼且自棄也

送宗人遊術序

宗人吳壽祥家故富少時其祖父教之讀書甚篤壽祥亦敏悟可喜葢嘗期之以不墜門戶者頃之予寓上庠十年而後歸壽祥之祖已不幸物故壽祥亦廢學逐食日不給間與語乃獨好言人之貧賤富貴利不利日後當然予初不甚樂之既而其言往往多合因質以五行變化吉凶禍福交錯倚伏理之所不可知術家之所難言者輙能條析其所以然予不能窮其辭易其好也一日過予自言欲以其術售四方予謂世之鬻是者其學

之專且久未必能過子也然所以用之顧自有術進趨辯說假借聲勢以遊富貴之家採聽記錄互相間諜以幸萬一之中微詞泛論操持兩可鉤人隱微於目睫言動之間其勤且精若此猶不售今子俚容垢貌言不能出諸口而欲以是求知於人難矣雖然亦豈無知者自賑子之命無枉子之術而已

送陳守入覲序

尚書陳公守新安之二年將入覲郡六邑二十萬家若

吏若民若士君子莫不咨嗟太息思公之德而惜其去
先是新安地瘠賦重其民之生甚瘽而畏法令奉公上
甚謹比年守將以其斂之之易而不知其輸之之艱也
斂益暴期會益急所賦帛必極厚且重以獨先諸郡爲
能盡機杼之巧所不能致中産之民破業不足以輸貧
民避賦流離轉徙且十五愁嘆之聲聞於朝廷主上爲
之惻然詔歲減所輸帛六之一而公適來上體聖天子
所以哀此下民之意爲之中制使上足以備國之用下

不至於窮民之力主賦吏循歲例懼以不及致罪且累公公以身任責行之二年朝廷初不責其過制民以是稍獲安集又新安歲所賦粟於郡常用有餘數前此利其大有餘也益納以大及吏緣為姦民所輸費率二石而致一石公至量郡所用推以予民且日戒給受吏無得踰制巧取由是六邑二十萬家人人皆被公之賜其小人知所愛而其君子知所敬庶幾自是而後君是邦者皆知奉上德意賦斂有常民不重病葢自公始也某

世農民又方以奉祠居里中邦人之情目所覩也故書之無媿詞

送曹守序

新安在唐號富州至本朝為江浙窮陋處自楊行密盜據江淮以其愛將陶雅守新安雅竭民之力以濟行密之虐至今無為上言之者故新安之賦賍天下為獨重時和歲豐民無遺力地無遺利歉歉然僅自足一遇水旱强者起為盜賊弱者散而之四方抑勢使之自昔而

然非一日之積也淳熙七年秋尚書郎曹侯適來典城歲大旱其明年大水復大旱公私掃地赤立飢民嗷嗷朝不夕謀郡内有兵吏之須外有流亡盜賊之虞實彼則此困左支則右仆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而力行之凡可以利於民者無所不用其至早夜憊心力不少懈至髮為變白當此之時使天下之賢且智者而處於此豈能復出他技奇計以致富庶然侯竟以是被劾去郡平時飢民家至户到仰食於侯而不知以為恩富民安

居樂業而不知以為功士大夫持異論間不合者至是始皇皇然憂其繼之之難而德侯之賜其君子相顧而失色小人環聚而注目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矣昔何武居官無赫赫之名既去而人思之詩不云乎民言至公不可誣也

竹洲集卷十二

竹洲集卷十三

宋 吴儆 撰

祭文

祭張南軒先生文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報國遺言惓惓於君子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某生不肖為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

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已豈惟知已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元默呼之而莫予聞撫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憾憾某負薪滕下久去師席啟手易簀痛已無及拊棺執紼尚期有日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以血

祭孫縣丞先生彥及文

嗚呼死生通乎晝夜達者以為當然朋友盡於始終君

子之所甚篤而况某於公有師弟子之分在禮有心喪三年之服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惟公寛厚樂易孝友慈祥蕭然陋巷不顯其光自初泮宫儀羽虞庠爰躋膴仕乃掾於衡之陽以丞彼南康書最吏課之籍策勛翰墨之場此公之梗槩也而公之所以藴諸中見乎外被乎人者老而彌壯死而不亡久而愈芳浩浩乎江漢皜皜乎秋陽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可得而聞者特發見乎文章大江之東青衿誂

誂浸漬乎膏澤駘蕩乎春風摩肩乎英俊之躔擊轂乎功名之塗者固已誾誾乎洙泗之上彬彬乎河汾之陽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今其已矣嗚呼蒼天彼童子者隅坐執燭曰啟予手曰啟予足我之事也而他人是屬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惟蘇有臺煙雨茫茫惟徽之山鬱乎莽蒼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魂氣之無不之也宜歸來兮故鄉有肉在俎有酒盈觴果魂氣之無不之也宜歸來兮故鄉嗚呼哀

哉

祭金靜之文

嗚呼靜之而止此邪平日與子言何如而子其遂死也吾嘗謂子之心無媿幽明子之學無媿今古期子以文黼黻王度子之於世曾不獲遇昔有顔回視師猶父夫子視之不特猶子惟我與子父子而俱今子之亡予亦何恃嗚呼子親老矣其將疇依子尚呱呱誰其撫之今我之來婦哭於室親哭於堂明牕淨几琴書依然而靜

之不復見矣拊棺一慟欲與俱逝

祭吳仲賢文

嗚呼吾兄壽止斯邪惟兄幼自樹立遭家多艱偏事壽母如父之嚴撫育諸弟人莫間言聚族而居踰五十年既大其家為徽甲族徽有饑饉資其積粟親故之貧賴之以足而兄儉以為德畢以自牧諸弟事兄雍雍肅肅慶萃一門宜備五福何啚之年昊天不淑某之親兄同宗異族兩家父祖世相親睦童穉交好至老彌篤義則

友朋恩猶手足喪我友朋痛徹骨肉刈我手足何罰之酷捎膺長號氣絶復續

祭吳廷操文

嗚呼廷操令其何之平生相與如塤如篪一别三年遽此永歸追念痛極如刲如飢嗚呼廷操天稟忠厚胡豐其才而嗇其壽蒼天蒼天奪我良友某以逐食遠覊職守死不及臨其棺病不及執其手蒼天蒼天負我良友惟廷操有子又有諸昆身後之名永世長存就使富貴

壽考百年曷以易此其又何言有肉在俎有酒盈樽已
矣廷操其又何言

竹洲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竹洲集卷十四

宋 吴儆 撰

雜著

讀羅郢州小飛來記

物之顯晦常係乎其所寓靈隱飛來寓於國門之外且憑附浮屠氏之宫清泉佳木危亭曲檻相與映帶藩飾之都人士女歳時遊集於其上兩宫萬乘數嘗臨幸故其名稱流聞勢望崇重然非泉石本志而此飛來乃幸

遇於崇山復嶺之間雖人力所不至而天趣益高嵐光水色自媚於幽閒之境樵蘇之所狎鳬鷗之所馴而華軒駟馬之所不顧獨高人勝士時一過之爲之倚徙踟躕不忍舍去此如避世有道之士絶類離羣不可得而疎舍者爭席不可得而親以此視彼猶爲獨得其所使泉石有知則爲彼飛來者當自恨其所寓非所宜而此飛來可以自全其天安其所無羨於彼無歎於此鵬鷃大小鳬鶴短長可兩忘也

墨說

蜀人以桐華為墨雖一時光黒可愛然新則滯久則敗以歙墨之佳者先後研和用之則蜀膠為之融液清澈而歙煙益精明可鑑歙人吳滋蓋合兩家之所長獨步一時然率以奉權貴要厚利士大夫不能多致雖如予之僻與之居相邇平生所得止兩圭今為福唐張叔潛奪去不可復得三衢鄭彥珪得法於歙取千歲之松枯朽腐敗之餘刳剔而琢削之如粤人治香之法醮以梧

桐之液鬆漆之滓積其煙之輕而逺者以窮冬沍寒之時鑿深山澗谷之凝氷煑堅革而埏埴之色絶黒而膠清藏之十年必有能辨之者歳寒然後知松栢雖其煨燼之餘猶耐久也

題五峰先生知言卷末

右五峰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某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誘諸同志汪伯虞鋟

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為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内則庶幾乎知所税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題陳氏雪溪

仕宦如登山足益高所見益奇要之復反平地然後為安雪溪平生仕宦無登危涉險之勞而享其所安者餘

三十年雖志得而道行官超而名顯視公所得孰寡孰多而世之士大夫終不能以此易彼至於終老且死而不能一日安其身噫死而可作非斯人吾誰與歸

讀曹氏世濟錄書其後

諫議中舍父子大節著天下名字在史官學士大夫往往多能言之集中所載如喻良能之序謂封州以身堅守似睢陽罵賊不屈似常山不辱家世似魯公庶幾善論人物者黄洎之誌謂以死捍賊稱其先人之業使天

下歎息秉史筆者生勁辭為將臣者厲壯節畏懦圖全者不敢䀢日月嘗推薦者曰我善知人為之友者曰我善交賢姻黨里閈皆有好面目盛辭氣以自持垂名若金壁節行如古人至此不其偉歟其辭慷慨悲壯足以激忠義之氣劉彛書公與妻子訣曰吾為人臣當留守城汝為人後當去避賊蓋方危難迫悚之際而能於忠孝之道曲全如此非深於學而安於義不能也元厚之詩叙其事簡而盡嚴而有法其次章曰轉戰譙門日再

晡空拳猶自冒戈殳身垂虎口方堅坐命棄鴻毛更疾呼柱上杲卿餘斷節袴間杵臼得遺孫予三復其言至於流涕

讀友于堂詩書其後

伍氏兄弟求予賦友于堂詩予辭焉以不能且諸公之詩已多豈少予詩哉雖然予嘗聞之兄弟天倫也夫婦人合也孝友天性也利害之所在人偽之所從起也孟子有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令夫天倫之至親嘗離於人合之間言天性之至愛常奪於人偽之滋長君子之所存存其天也天之所存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伍氏兄弟為堂合處而以友于名之其所以自銘之者至矣諸公為賦詩多知名士時有裔句讀之使人增手足之愛其所以假寵於伍氏者亦多矣敢問諸公人皆有兄弟何獨於伍氏焉深嘉而屢歎之豈今之人失其所以為人者衆而謂伍氏為賢邪葢嘗以人合之能敗天倫人偽之能滅天性為天

下之有兄弟者言之使之無失其所以為人者乎伍氏誠賢予不能盡知獨以諸公之詩而知之始伍氏見予時有母氏之喪踰三年矣予問其居閒無事讀書當益富今秋亦應舉否伍自言母未葬服未除為之感慨者久之

名一枝菴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士大夫奔走四方窮日夜之力為千歲之計曾一枝之樂之不知豈不哀哉某以乾

道已丑十月過雲峰道人堅无與語樂之因宿其菴念此身自是長物長物所資如是足矣此外更求何時而已因名其菴曰一枝菴

宴邑守樂語

太守古諸侯夙重价藩之寄别乘半刺史素居上佐之聯況金蘭臭味之相同而伯仲塤箎之迭奏一樽相屬千里同謡判府安撫堂堂一世之英落落萬人之傑筆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雪白蘭薰藹貴名之起日建高

牙於大府振戎索於遐封夷夏咸寧兵民兼裕玉關人
未老行奉萬年之觴銀燭坐生春共極一時之賞通判
奉議以敬事長行樂及時高柳咽新蟬奏薰風入絃之
韻華屋飛乳燕正桐陰轉午之初羽扇綸巾雍容談笑
霓裳翠袖謳咽笙簧敢以巴人之詞上侑醉翁之操
騶馭曾鳴帝里珂一麾出守古牂牁龍媒入貢漢天子
銅柱重聞馬伏波萬里爭傳麒麟像滿城讙唱舊襦歌
著人茉莉花如雪不醉花前花奈何

勸農文

安仁官長令奉天子之令與爾父老飲食於郊備宣天子仁聖敦本勸農之意復以官長身所更歷者為爾父老言之官長家世業農知吾農民甚苦寒於蠶而不足於衣熱於耘而不足於食凡國家宗廟社稷之奉軍旅之須官吏之俸祿州縣之用度一絲一粒無非取辦於吾農民且有里胥之追呼官吏之刑責豪右大家之兼幷遊手亡賴之生事凡所以苦吾農民者復不一也然

明則有法令惟吾農民是卹幽則有鬼神亦惟吾農民是依農民之家誠能長幼相率竭力從事無怠於輸則無追呼之擾無囂於訟則無刑責之及睦於閭門比於鄉黨則兼并生事之人亦不應無故而相加場圃既登牛羊在野婚姻往來為酒為食以相勞苦亦可以自樂於寬閒之野而無羨於世之貴且富者彼忘本逐末之人冒風波蹈險阻終身於憂患而不能一日安其居甚至於顛覆喪亡而不得復返於其鄉者亦豈如吾農民

安生樂業自相保聚之為福哉爾父老春秋高矣睎爾之州縣鄉黨富貴長久子孫蕃盛之家孰非務本力農積善守道之所致噫爾之家雖甚苦而有天下之至樂爾之業雖甚勞而有天下之至利官長以父母年老無以為養勉强從仕以苟寸禄若與爾父老相安三年善罷而歸定當子負耒耜婦供餉饁相與深耕於舊隴以盡菽水之歡遂安居之樂與爾父老同為太平之耆民志願足矣

記鼠

鄰有廩久不發鼠孕育其中甚小而蕃蕃鼫鼠也一日發賍怒甚盡其類磔而尸之子吳子見而歎之曰是其為生也甚微其害於人也亦小而為人所不容如此則夫憑高恃勢坐耗大倉之粟肆其虐於人者獨能飽食安居而無禍吾不信也

勸學文

古人有臨渴掘井之喻痛其平昔不讀書也然臨渴掘

井猶有得泉之理至渴不肯掘井者是終渴死無悔也上庠有一同舍嘗以二句題座右云思場屋苦發讀書心當其三條燭盡之時邏卒執箠而叱之催卷之聲讙如雷震內顧旁遑無所復有辭竭不能思筆停不能搖曳白而出為可恥塞白而終為可惜三年之思二親之念其苦尤甚於地獄也諸公亦曾於熟睡聚話羣飲之際而思之乎

竹洲集卷十四

竹洲集卷十五

宋 吴儆 撰

銘賛

賜笏銘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帝御集英殿賜臣王十朋等二十一人及第臣某蒙恩在選中仍賜袍笏釋褐臣某謹拜手稽首銘而藏之銘曰

正爾所思謹爾所執無忽無怠天威咫尺

寫眞自賛

性多忤物智不及事習踈慵而樂放肆澤雉畜乎樊中神雖王而失其性咈其志噫

戲題東湖畫像

以爲東湖邪則揖之而莫予顧扣之而莫予應以爲非東湖邪則厖眉大目豐頰高顴恍若平生蓋彼之所謂東湖者以血氣而此之所謂東湖者以丹青血氣之所聚可以爲東湖則丹青之所設獨不可以爲東湖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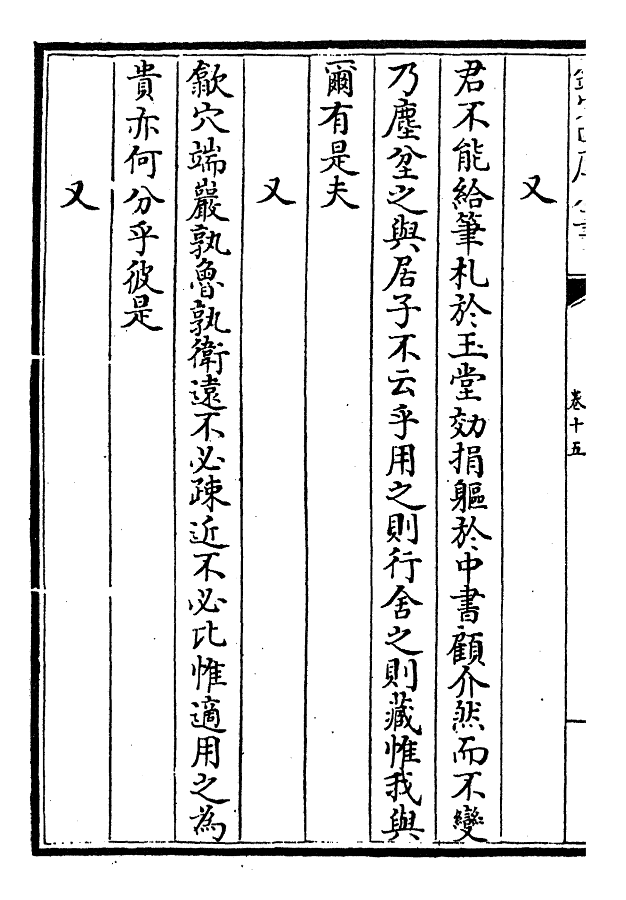
硯銘

石一拳之多水一勺之深酌焉而不竭堅乎其不磷蛟龍生之寶藏興焉茲其所以為珍歟

硯銘

王氏長甥晬日外大父以刷絲硯試之因為銘曰

天機列緒地軸舒文經緯六合淪入堅珉山翁得之壽爾外孫羔羊比德金鑾出綸黼黻王度紹爾慶門



又

君不能給筆札於玉堂効捐軀於中書顧介然而不變乃塵坌之與居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又

歙穴端巖孰魯孰衛遠不必疎近不必比惟適用之為貴亦何分乎彼是

又

端巖之英龍眠之藏寘於寓齋文其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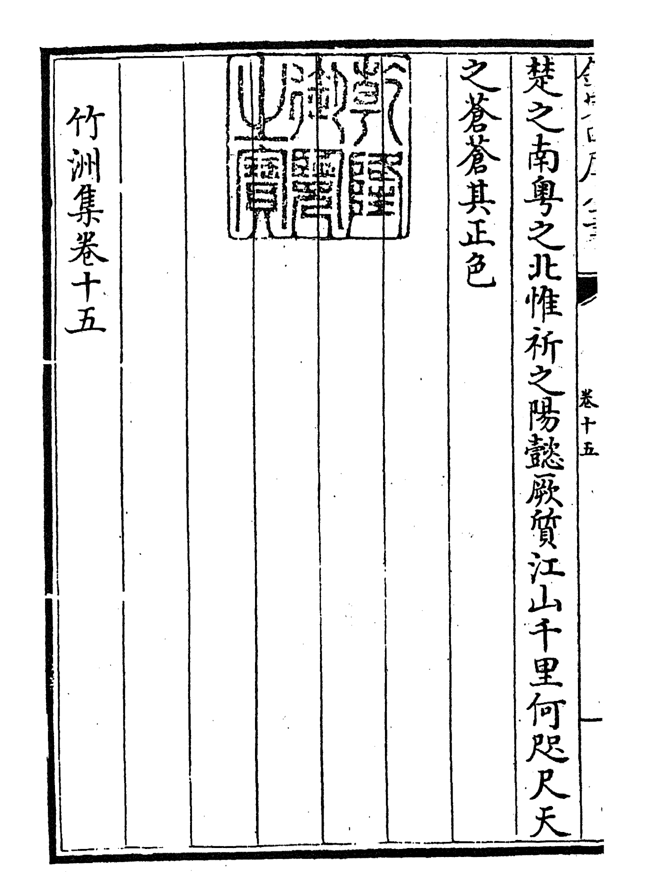
石爐銘

圓其外而刳其中其堅足以久其虚足以容風生火熾鳴金沸水而斯石也獨尸烹飪之功何哉

竹篦銘

嚴則肅寛則弛肅過則離弛過則邪不幸而過寧離無邪故曰鞭朴不可弛於家

祈陽石屏銘



楚之南粤之北惟祈之陽懿厥質江山千里何咫尺天之蒼蒼其正色

竹洲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洲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竹洲集卷十六

宋 吳儆 撰

古賦 辭附

浮丘仙賦 并序

黄山在新安郡治之西北百里而遥山之麓有廟祠浮邱相傳黄帝嘗鍊丹於兹山故名浮邱黄帝時人事逺不可考然浮邱之為仙見於列仙傳及古今稱之者甚著黄之為山崛奇偉麗睥海内諸名山無愧又産丹砂

及諸神仙久駐之欒則浮邱之所嘗至若居之無疑番陽洪公為郡之明年作亭於雉堞之上以望黃山而榜曰浮邱其客延陵吳某嘗從公其上裴回四顧慨然長想竊謂浮邱之祠於兹山舊矣前乎此君是邦者為堂為亭取郡故事以名者略盡獨浮邱之名留以遺公豈偶然哉因為之賦以代慶生之祝其詞曰

客有道岷峨下巫峽歷九嶷登衡廬徜徉乎鴈蕩佁儗乎之罘求所謂安期羨門之屬而無得者將贏貲航海

指蓬萊方丈瀛洲之山而問津焉或謂大江之南漸河之西有閬福地仙靈攸棲黄庭表號浮邱揭祠烏用遺近而遐慕信耳而即誣客乃釋棹登舟物色與圖朝發軔乎渤澥夕彌節乎山隅乃攀株榛陟堆埼臨絶壁俯清溪穹石林立礨砢巘錡突若山峙錯若棊置鋭者簪植踞者虎眎飛瀑激流狂波跳沫横潰逆折滈瀑澎濞其上則有青壁萬尋庨豁曾凌日彩朝爛彤霞暮蒸赩靈砂之發竇赫溪流之變赬紛瓶汲而盎貯粲血凝而

星沉其陽則有硿䃘奧竇鬱律嬗娟中隱燭龍旁通虞淵窪石坎流有泉湔然挹之玉潔探之湯溫旱焦山而不竭寒凝海而不氷以沐則髮澤而神悅以浴則愈瘍而散陰却立而仰視則危峰挺石旅列青冥或敷若蓮華或擎若爐薰或儼若峩冠或端若矗屏或垂若倚蓋或騫若抗旌或植若劍戟或肩若友朋或旁附而不倚或中立而不傾或頹若下隕或企若上騰或崇隆以極壯或剛耿而孤撐或崔嵬㟤龍以傑出或刻削嵃霓而

爭衡軒者輊者奇者偶者背者向者竦者蹲者鋭者夷者偃蹇而驕者噩屭而怒者嚴厲而勁正踞肆而磐礴者叢出角立瓌詭奇崛愓心駭目羌莫得而紀名於時凉風暮肅白露宵零空山無人天高月明若有雞犬金石之音起於煙霏空翠之間雜以飄風流水之聲逕颵歙卉若遠若邇乃經窈窕緣嶔崎披奥鬱逵希夷曾宫崛其特起臨蒼崖而敞庭鏤金壁以飾璫盤玉瑱以居楹發倒茄之渥彩敷宻藻之晁英右平緻碝左城梯珉

繇紛流離耀日涵星乃有偓佺伯喬綠華赤斧山圖木羽之倫旅進於東序青琴宓妃昌容連眉陽都雲英之屬敘立於西榮其餘要眇都閒艷麗連娟蛾𡜭拂羽垂髾摩蘭的皪漚鬱騷殺削戍於前後左右者不可殫述俄有氷姿瑩潔玉質清癯冠蟬冕佩瓊琚而出者旅東之賓立西之侶酌沆瀣之英羞屑瓊之蕊傴僂俯伏以次而進吹緱鳳之笙擊靈鼉之皷歌雲屏碧柰之詩奏霓裳羽衣之舞鏗鎗悠揚搖翹容與益非俚耳之所得

閒而塵目之所嘗覩也客乃屏立竊歎問諸執事者曰此浮邱仙也邪曰然曰昔相如稱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者殆是乎曰不然天地以不息為道至人以利物為德蔽其眞以自固安其居以自適侶龍蛇與草木瘠其形於山澤譬杜櫟之不才徒增圜於累百若玆仙者秉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積而為道德舒而為文章散而為利澤萃而為功名三公之位不足以為其貴萬鍾之祿不足以為其富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不足以

為其壽雖亭亭物表之姿皎皎霞外之質不受膏梁之滋而爾民固已肥矣奚其癯客於是怳然自失再拜而起迨明而疏之實八月九日也

良干堨賦 并序

紹興二十有七年秋八月詔以樞密院檢詳潘公剌新安公至問民所疾苦與利所宜興者會有以良干堨久廢請復之公為庀司鳩徒授以規畫閱三月堨成先是附城之東平原延袤數十里民障溪引水溉以為田收

至畝一鍾兼并家遽富溢至有以米籍地爲夸侈者未幾堨以震圮積五十年莫能復復之輙震由是城東之田多荒民多流亡存者兼重賦病之久矣至是興復如初而天變亦息歲大稔民益德公以爲非公之誠有相之者莫能與是役也幕府從事屬邑之吏相與作爲歌詩記序贊頌論述甚備公既以言去而民益思之延陵吳某曰是可賦也其詞曰

道新安而東駕遡連山以北馳忽原田之晻靄被禾黍

之離離紛茂實之垂黃稱綠蔚其涵滋軾吾車以延望
渺雲委而風披遵蘭臯之泱漭兮鶩長虹之委蛇引鄭
白之駃流兮決龍首之勇波放平野以四溢兮勢同挽
夫天河伊洪源之所自兮浩漫漫之平川屹中流之砥
柱兮擁萬馬以莫前揵木囊石山積而阜亘兮偉横海
之鯨鱣驪餘波以殺怒兮駭濤江其上奔飛流濺沫騰
踔噴薄洄洑而觬旋兮沸匡廬之瀑泉積瀹淪於上流
兮餘委漫其稽天鬱蒼蒼之一色兮蹇心惕而神寒粤

有老漁飛桂楫濯清輝登舟揖客顧而言曰客亦知夫此陂之興廢乎自陂之西達於東城平臯行其如席錯隴畝之縱横渠陂水以灌之率一畝而一鍾彼豪右之肆貪兮連阡陌以為雄席美溢之餘貲兮委而履之地也肆皇天之震怒兮涸其富之源也惟絶流之巨障兮勢盤石之固也何一夕之雷雨兮曾毫釐之不遺積五十年莫能復兮或復焉輒震之惟茫茫之沃野兮昔秔稌之所宜藜莠莽其亡際兮叢薄蔓其相依賦名存

田榛榛其既蕪兮縱鞭撻焉奚爲辛使君之牵惟兮哀此民之無祜乃訪故老乃命官吏乃涖乃度乃經乃理糗糧畚鍤土石材葦儲之既具取之有所然後集農工而授之若靈臺之始附計者度者畫者指者負者運者餉者帥者或引或啟或窒或決或培或鑿或築或增讙趨兮如雲鼛鼓兮弗勝考龍見兮戒事閱三月而告成凡水積兮成淵渠決兮如雨浩源委之無窮極陸海之饒富皆使君之膏澤也令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不足

以爲公之報治金伐石垂耀無極不足以慰民之思伊君門之九重兮儼虎豹之贔屭孰列城而上控兮無遽奪乎焉依若是者其可乎客曰吾聞君子之於民也施之而不期其報利之而不居其成矧爾使君國之股肱將利澤乎四海豈下邑之能淹也哉漁者俛而不言仰而長吁鼓枻而去

冰玉辭

隴西李次山主歙之海寧簿既終更延陵吴某歌冰玉

之辭以送之義蓋取蘇少翁廉潔不撓氷清而玉剛者也其辭曰

夫何精純嚴烈之氣兮鍾為玉而凝為氷深山兮大澤氣白虹兮貫朝日震風積雪浩其無垠兮慘陰窒其淩曾客有謂予曰此君子之德也剛不可撓清不受緇中涵和而蘊潔輝光粲其陸離羌若人之好修兮攬其華以為佩雜菌桂與蕙茝兮衆芳藹其萃之揖孤竹使先路兮顧汲直吾與歸排九關而謁帝兮奄培風予上征

御右告予以日莫兮崿九折其嶔嶔進無鄰吾孰舍兮後無徒莫吾與按吾轡遵大路兮視吾行之委蛇步瑤墄之嬗娟兮粲緌章之委緌記曰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吾子其遲之

竹洲集卷十六

竹洲集卷十七

宋　吴儆　撰

古風

子吴子某既結茆竹洲以娱親復于居之前沼為亭以朝奭名之葢亭西面於晨與看山為宜

抱甕自灌園勝遊貴人門有口自酌酒勝與俗人言園中多蔓草晨夕費鋤芟遇夜或風雨安得久盤旋村酒

不常有有亦多苦酸而況醉中語繆誤人所嫌不如飽喫飯清風北牕眠眠多則無覺夢境仍多端惟有古斷簡言行皆聖賢讀之未竟篇昏昏如夢閒讀竟亦何為聚訟徒喧煩厭煩以静勝又類枯木禪揠苗不耘苗亡羊兩茫然何如池上亭虚曠可看山山色日夕佳晨興夜氣還宴坐日過午清陰猶未遷西山倦拄頰南山興悠然晚山雖好不遮日誰能觸熱望長安

題新安僉廳拄笏亭

高山如高人可仰不可褻山中老鉏犁山前走車轍終日對孱顔如目不見睫高人與高山千里風期接妙思入青㝠毫端寄明滅況復簿領中見此寒岌嶪悠然境意會𠮦眷端自悦手扳亦何為趨走背汗浹從渠且倒持吾自支吾頰

題騎牛圖

陳仲舉賢良熈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眷兩黃犢時與劉凝之跨之遊廬山李伯

時繪為圖今藏其家

汗血聲利揚舉世循一軌霜風老𣪊觫松路石齒齒牛瘦僕夫疲累累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顧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可語俗子吏齊向千載凜凜有生氣試問齊景公烏用馬千駟

代陳無已述懷

偶讀後山序少游字說謂熙豐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

醴備樂如師弟子因悵然有感夫以邦君之賢如蘇公客如秦子而無巳獨以民間見其能無槩於懐然讀其詩未嘗及是因為補遺之章以信陳子之志

胡馬嘶北風越鳥依南枝人生有氣類千里傾風期君看漆室女中宵倚楹悲從君不憚逺秋露濕人衣南山白石爛漫漫何時旦獨立占少微搔手空三歎

和孫先生彥及棣華堂詩韻

伏蒙頒示棣華堂詩引援古今發明大義使
學者知不徒事汗墨而已讀之凜然增手足
之愛佩仰厚賜亡以為喻輙依元韻亂道拜
呈

大雅久不作聲色淫鄭紫古來非一秦焚厄故如此西
都盛經學聚訟自茲始建安委道真典午事玄理錦縠
蔚雲霧組紃亦信美後生不著眼千古空信耳誦習號
純儒曠達稱高士有如富賢貫多藏不能使又如病酒

狂沉酣糟粕旨源流日以遠循襲不為恥先生秉大雅
江東令夫子持身不夷惠漫仕無慍喜學術心自得筌
蹄視經史蘭舟翼桂楫巨川端可涘我家世從公公欲
出泥滓愚不堪世用非人不我以破屋蔭蓬根舂蒼老
墻址寂寞誰肯顧公獨不我鄙遺之珠玉篇諄諄説友
弟直欲障頽波肯與為茅靡觀公用意處可與召穆比
弟兄吾手足父母吾怙恃盡此菽水歡還勝有酒醑古
來願為兄日月不可弭聖賢師百世河海潤千里公如

大醫王一世膏肓起

寄題鄭集之醉夢齋

利欲醺人心濃如飲醇酎沉湎死不休寧論千日久豈知糟邱中醒狂亦時有天地育萬彙亦各賦匹偶人情豈相遠好惡隨妍醜集之年方壯濯濯春月柳性獨與人殊無婦奉箕箒丈室誇醉夢作詩詔朋友古來醉夢人亡羊孰先後寒儒醉糟粕酸澁寧可口莊生夢蝴蝶幻境徒紛糾富貴得志士列屋羅螓首象牀粲錦幄踈

綺深朱牖酣寢喚不醒鼻息春雷吼梅花霜雪姿紙帳
蔬筍臭問君有何好甘作老鰥叟窮狀徒纍纍鴦債長
負負猶如荷旃人難論純綿厚但問雪煎茶何如羊羔
酒

次韻南軒先生榕溪閣閣山谷所名也

紹聖用事臣黨與紛相樛當代幾忠良一朝咸黜幽太
史坐直筆愈黜名愈休消長關否泰天意匪人謀纍臣
誰司城獨為景物留當時西復南萬里不停輈誰知百

年定欲起九京遊積莽新陳迹寒泉薦氷甌想當千騎
臨水木寒蕭颼我公令伊傅茲焉少㢋猶炎方凋瘵餘
公來令巳瘳榕溪兩甘棠千載誰劣優太史後凋松公
如巨川舟

汪叔耕見訪不數日別去惡語為贈兼簡子用

子美二友

負羇得老窮掃軌事幽屏跫然羅雀門有客頎而整悲
歡十年別樽酒清夜永妙句時驚人盈軸肯傾廩三日

語未休霜寒夢歸省臨流分別袂波光照孤影重念吾故人雪屋清燈冷劉子抱遺經深井汲修綆曹子中庸學天理窮性命老驥鼓不作搴旗望公等天晴風日佳何時過䑺徑石鼎燃豆萁冰蔬煮湯餅

題陳仲禮四知軒且當折柳之意

陳侯一世豪筆力萬人敵卧之百尺樓平睨劉元德收斂湖海氣一室僅容膝平生不欺心自護如拱璧客來問字細論文旋糴官粱買酒樽夜深四壁冷徹骨酒酣

一笑温如春三年官滿何所畜滿船稚乳書幾束長安
侯門高於天東薪炊米桂炊玉問君持此將安歸君言
歲收可百斛吾儕本無膏粱念况今老矣其何欲宰相
時來則為之切莫倒行夸食肉

寄題淳安陳令君讀書林

能吏事深刻商利謹毫釐俗吏趨期會簿書自羁縻寥
寥絃歌聲千古空餘思還淳山水邑令君卯翣姿邑民
本無事君亦何所為治已物自治化行風蔫移君復何

所欲讀書常不足拄腹五千卷挿架三萬軸曽未出毫
芒萬室已蒙福堂東松竹林昔時閟荒榛堂中燈燭光
昔時照紅裙今何聲吾伊蕭蕭風雨晨問君有社稷亦
復有人民奈何獨自苦學道則愛人

以竹牀贈楊信伯古詩代簡

此君邱壑姿不受世炎凉那知猶有用未免斤斧傷矯
揉加尺度指繞百鍊剛直節廿枕藉凜氣薦氷霜紈扇
有用舍杷括真賊戕所用已卑賤幸升君子堂用之茍

非人珪壁污閨房君家鴻鵠羣風雨今對牀故令厠其
間貴賤可兩忘他時飛雪或不常煩君拂拭懸虹梁除
非高士延孺子無令年少辱真王

和唐秘校見貽長篇

君才雖奇卧壑松刀回萬牛匠非哲我如坎井可窺底
短綆未汲固自竭饑寒驅置簿領中巧匠旁觀指濡血
逢人首下尻益高敢遏督郵腰不折憧憧往來窮朝昏
負負江湖弄風月邑雖陋室無佳士稍輸城府開私謁

平生聞人說項斯秀句秋江更清澈𩕳徑經雨忽蛩然

傾囷倒廩不我屑渥洼汗血絶後殿天球河圖合前列

要知冷煖須自知甛蜜中邊不容說癡兒徒癡不了事

相留湯餅未暇設如今豈止傾葢舊向者固已聞風說

命之窮達有宿分男兒功名在晚節未應種豆趣南山

試一上書干北闕君不見少陵流落老更窮長歎自比

稷與契

題李休寧藏齋

洛陽李民瞻以藏名其子讀書之齋廣平程泰之既為之記延陵吴某復為賦詩蓋民瞻之命名有取於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學之道也泰之之言曰藏也者得而有之之謂也欲其居而自得之也某之詩以為學始於拒其外拒其外所以固其内也因某之詩以馴致乎泰之之記可矣

璧玉世所珍常以十襲藏虎豹亦自愛霧雨澤其章璧

王瑱玷鈌郊廟登琮璜虎豹養成文倏變風飛揚李侯知愛子納於道德塲劚翳開雲扃挹潔抗風隠萬軸架牙籤千篇垂琳琅燈火秋夜永爐薫春晝長黄卷對聖賢北牕卧羲皇欲不接耳目心静發天光性守蹈宫庭禮教嚴範防城堅無畏敵楫具川可航兹焉寄游息鵬路觀翶翔

宿神潭洪氏醉經堂

久客急歸程風雨事馳鶩黄流鳴澗壑餘波或被路堆

琦珠聯屬石徑齒齟齬籃輿惴危登杖策阻深度行行忽平崗神潭渺東注徒旅鳩後先煙火休薄暮主人延客入丈室千卷聚醉經揭佳名巨軸舒新句我亦借高陽糟粕嘗已屢人言薄滋味舌根恐未具君但中聖賢當自知佳處

題祝聖寺 浮梁道中

金碧照征涂松竹開幽徑山僧壽八十腴貌精眎聽囊鉢罄錙銖棟宇事嚴整如公方外人眎世一泡影辛勤

畢此生更欲傳不泯當家弟父蓄居位蠧國政𣇈公豈容誅三歎發深省

楊村道中邂逅趙仁甫

修途轉清溪孤村帶寒日瀟灑竹間亭意行成小立賓主莫誰何悠然良自適俄有貴公子胡驄搖寶勒下馬相勞苦呼酒道疇昔遂令麋鹿姿頗爲人物色佳實進霜堅異釀引寒碧興盡還獨歸沙頭寒月白

題陽山寺

憶昨去家時凉風肅巾屨閭里重遠别祖席煩親故期會趨晷刻倉卒戒徒御首尾遍吳楚復退分携處歲月拂塵壁廊廡識故步故人新絳帷方屨盈外戶褰裳喜我來寒温問良苦樽酒開驩顔雞黍羞珍具欲少為君留歸心已先騖年少未仕初飽食厠庠序束書事遨遊光陰等閑度一為升斗縻奔走窮朝暮欲學不可得雖悔復誰諉諸君其早圖前覆戒吾車

獨酌

松竹開幽徑蓬蒿閟荊扉庭前兩梧桐濃緑涵清輝南楹開半山晨夕異煙霏樽酒自賓主幽鳥更塤箎飲罷兩無言還讀淵明詩

早起

積雨霽窮秋柴扃立清曉溪光照煙岫未覺秋容老溪邊烏臼林他日没飛鳥濃緑半枯枝殷紅亂衰草搖落想騷人洞庭風嫋嫋

送吴令君

吾欲贈君以彭澤江邊之柳不如贈君以傳巖野外之梅柳色但知管離別梅花獨首百花開花開雖托桃李徑成實終為廊廟材氷霜清冷溪橋側聊與人間作春色日邊調鼎待君來已聞驛使傳消息

贈吴令君

緑槐庭院鎻薰風雙雙乳燕穿簾櫳石榴花處宫羅様茘子枝翻蜀錦紅海山秀色藏日色家作英豪儀上國鵬翼瀾飜徙北溟龍媒夭矯東西極高蹤逸韻不容攀

家聲世德以蟬聯吏能精鋭龔黄上人物風流晉宋間
海寕巖邑千山底牛刀割雞聊爾耳卷入河陽滿縣花
風行鄭國垂街李往歲如今杅桐空今年衣褐足虞冬
往歲如今新陳腐今年麰麥盈千鍾田家宴喜歌時豐
咸知陰相有神功烹羔擊豕趨城東金壁樓臺煙靄中
瞻彼南山遂舉酒揷花起舞為君壽神人歡樂何其多
令君福禄如山河

送王國器歸宣城

吾不送君以南浦傷離之曲吾不送君以渭城惜别之觴君今跨馬行遠陌陌上槐花日已黄槐花黄時舉子忙君心應逐白雲翔君來桃李春未晚喜君幽韻如蘭芳東風披拂香滿路君不即人人豈忘澄江靜練楚天長疊嶂高樓秋月凉使君高會羅紅粧樽前醉客第王楊明年上國富春光風帘煙柳沙河塘集英班退馬蹄疾都人爭看緑衣郎

竹洲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竹洲集卷十八

宋　吳儆　撰

律詩

題古巖舊嘗侍孫先生題名巖中二首

白日瀟瀟松徑靜紅蕖冉冉洞門深風涵廣宇生虛籟夢破西牎上夕陰景物眼前渾似舊塵埃題處恐重尋羸驂落日孤村路塵土依然滿病襟

覆簣一拳進嵌空百肘寬僧房因石室蟻穴夢槐安塵

路十年別松風六月寒凄凉舊題處不忍更重看

過叢桂堂故叔祖教授讀書之所

古瓦頹垣迹已陳孫猿别鶴自哀吟可憐叢桂煙蕪沒惟有一池春水深秀木千章新過雨寒山一帶暮傷心清風明月時來此夢斷雲飛何處尋

送洪史君赴闕移節會府

史君文彩漢相如暫向明時綰左符為郡似家身似客視民如子吏如奴魯公金石光千古吏部文章妙兩都

戴白垂髫相與語如公治行向來無

酹月亭

周郎人道古英雄漢室顛危合奮忠萬里中原猶未復
一朝赤壁偶成功新亭且對江山勝陳迹俱隨歲月空
把酒仍歌前後賦九原喚起老坡翁

和金尚書棣華堂詩韻

吴氏之不造有年矣而近歲讀書者稍倍於
前所以師表而教誨之者有吾叔祖故進士

及第彦啟與令伯父民宗叔祖㙜諸孫八年
矣令之所以執經而進見質疑而問義與有
所法而不敢為非者惟吾伯父在乃者家君
闢屋數椽以棣華名之金丈殿院貽以佳什
伯父賡和且序所以名齋之意訓諸子姪焉
某不揆輒借韻亂道少伸傾戴之私
自甘顔巷傳家學敢比虞庠覲國光幸不北轅求適楚
寧須挾策去遊梁下承上覆期相庇萼蒂固根深會並芳

吾黨未能寘一唯爲裁狂簡斐然章

晚步

水靜偏明眼山高不受塵晴沙棲白鳥野渡集歸人問字誰持酒行歌有負薪娟娟孤月影獨覺向人新

拾梧子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宫奉盤厭笋蕨秋子積梧桐客夢五年過文盟千里同時清臺省貴衮衮看諸公

送錢虞仲兄弟

燈火相從總角初只今已是十年餘窮愁懶漫吾猶故文采雍容子甚都借用連璧肯來同寂寞歸鞍寧不少躊躇風流一別應如雨儻有來鴻細作書

次韻李提點雪中登樓之什二首

高情應與水雲寛江北江南望渺漫逐馬銀盃端可賞屯邊鐵甲得無寒已知與國同休戚且慶豐年表治安殺氣已消春意動曈曈日色上雲端

朝來園掷變融和深院啼鴉少客過清坐漸看銀色遍

佳眠更覺溜聲多謾誇明月舟中興爭似銷金帳底歌

夜入蔡州擒叛將擬將椽筆頌元和

和吕守環秀堂三首

久合鳴珂上九關一麾猶許飽看山豊年諸縣公事少

燕寢清香兵衛閒鳥度屏風明水鏡雲生畫棟擁螺鬟

向來蛛網蝸涎汚勝處豈非天地慳

一州如斗帶溪山空翠家家遶畫欄郎罷自非胷次有

雲煙誰暇靜中看衣冠共識家風在閭里方知漢法寛

戴白垂髫相與語今年有飯飽加餐
田家但識豐年樂見説花城日更長如獲從公時拄笏
尚能援筆侑飛觴雞豚社甕年年酒柹栗園林樹樹霜
更倩漁郎問樵徑深山深處是吾鄉

休日飲直之運屬家

天與吾人臭味同一官落魄郡城東偶逢休暇追鳧鷟
閒拂塵埃勘昺鐘適意不知華袞貴醉餘聊看舞裙紅
只愁寒漏催羣動又踏朝靴逐曉風

次徐令韻

少日曾披九虎關誰憐投老却乗邊貳車謾說半刺史多稼惟欣大有年榆栁關河無犬吠牛羊阡陌斷烽煙玉關人老知無用廟筭如今出萬全

還程彦舉詩卷

文采於菟見一斑舊知句法有淵源慇懃不廢琢磨力圓熟幾無斧鑿痕明日風煙空有夢何時樽酒得重論秋來景物皆佳句寫寄銀鈎莫厭煩

清明陰雨呈同舍

薄薄輕寒作許陰村村花柳為誰新良辰欣見百五日冠者仍餘五六人冷雨凄風連午夜飛花流水一年春窺園未阻江東輿陌上應多翠黛顰

弋陽道中

積雨今朝霽東皋晚日紅人家深蔽樹野水闊浮空久客仍行役青春已過中嶺頭凝望處腸斷白雲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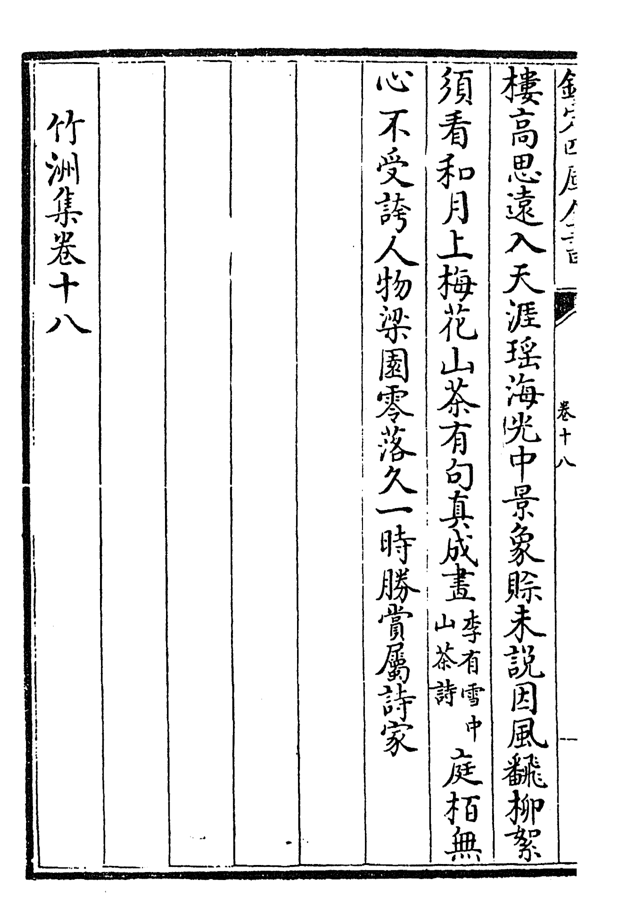
和劉守韻 劉喜佛

使君元是一高僧宿昔詩成自不禁便合元劉論伯仲豈同郊島費呻吟浮雲出岫本無意立雪齊腰謾覓心掃灑煙塵須博大看看九虎下綸音

送張丞歸平江

來何遲暮去何忙不道離人欲斷腸清節如君誰可繼遺風他日愈難忘鱸肥酒熟歸時好水綠山青去興長便恐鵷行須造羽藍橋風月兩相忘

次韻李提點雪中登樓之什



樓高思遠入天涯瑶海光中景象賒未説因風飄柳絮須看和月上梅花山茶有句真成畫李有雪中山茶詩庭栢無心不受誇人物梁園零落久一時勝賞屬詩家

竹洲集卷十八

竹洲集卷十九

宋 吴儆 撰

絶句

番陽道中

畫楯朱甍綠靄中華顛翠岫倚輕風行人腸斷古烏處猶在雲山東復東

寓郡城客舍熱不可寐與程彦舉坐語達旦

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自西流髙城忽起梅花弄

散作晴空萬里秋

壬午十二月桃方盛開雪積其上光輝紅潤不可形狀以二詩紀之

天桃先已醉春風青女猶爭造化功應與騷人嫌太赤故將鉛粉注深紅

粲粲乘鸞萬玉妃肯將紅豔鬬光輝只應侍宴瑤池罷猶帶天邊醉色歸

偶成

晩来一雨破炎蒸蕉葉葵花照眼明稍與燈花尋舊約
却嫌庭樹作秋聲
趙同叔開軒植竹以自娛樂諸公雖為賦詩而
未嘗有見之者某不日北歸同叔亦為楚令尹
矣詩以餽之
手種琅玕翠竹行幽窻一見自心凉君家有此揚州鶴
倦客無由對一觴
夜来新月已如霜倚玉縈風别是香説與東君須早計

扁舟早晩下瀟湘

寓壺源僧舍三絶

風簷淅淅䋣新青書展殘燈翳復明讀罷離騷還獨坐此時此夜若為情

悶來掩卷已三更風露涓涓月滿庭閒撲流螢衝暗樹危梢點點墮寒星

歸来閉戶還高枕窻隙微通月影斜風急忽驚烏鵲起空堦蔌蔌墮松花

簟送人詩代簡二首

一幅氷紈織翠筠風涵秋水碧鱗鱗北窻高卧正須此捲似閑曹吏隱人

幽窻相對小匡牀藍淺紗輕水麝香退食歸來高枕處滿林風雨夢瀟湘

題月巖

題詩山寺不勝多人力爭如造化何安得短閼巖下瀨長看清影照寒波

答范石湖牡丹詩范詩有風日等閒猶不到外邊蜂蝶莫紛紛之句

滿城桃李已塵埃麗日稠紅次第開竹裏柴扉掩春晝坐看蜂蝶去還來

以烏紗巾餉客

落托烏紗墊角巾已將清泚滌京塵請君便漉淵明酒醉後從他雪滿簪

題劉氏幽香亭壬寅十一月下澣立

雪後園林無限好松間風月有餘清見他桃李動歸興

想見梅花不勝情

和張幹三公亭此亭廢已久但有舊趾存

三公偉績絶前塵千古淩煙向月明剪盡甘棠殺風景

遺民猶記舊亭名

說謎三絶

已卯之冬月餘端坐無以度日因聚諸童幼

極其歡笑時與相說謎雖鄙俚不稽至於可

笑輙為絶倒因戲為數語示之

滿身珠翠間花鈿舞到梁州最可憐一捻宮腰如束素清風明月畫堂前 簾

楚楚衣裳兩頰紅冠兒斜墜脚兒弓夜來塞上無消息玉筋偷彈對曉風 雞

奔波来往一生忙方寸包藏不可量用盡心機還骨立為他人作嫁衣裳 梭

竹洲集卷十九

竹洲集卷二十

宋　吳儆　撰

樂府

念奴嬌 壽程致政

涼生秋早正梧桐院落風清月白簾捲香凝人笑喜應是瀛洲仙謫雲逺華梁花明綵服中有人華髮恩袍藍綠高年況已踰百　最是有子宜家蘭堦方競珠履延佳客好喚凌波來洛浦醉促霓裳仙拍玉井開蓮金莖

承露莫惜金樽側試占弧北祥光已映南極

驀山溪　效樵歌體

清晨早起小閤遥山翠頮面整冠巾問寢罷安排菽水隨家豐儉不羨五侯鯖軟煮肉熟炊秔適意為甘旨中庭散步一盞雲濤細迤邐竹洲中坐息與行歌隨意逡巡酒熟呼喚社中人花下石水邊亭醉便頽然睡

又　老人和

園林何有脩竹摇蒼翠春到小桃溪看緑滿一池春水

花開日煖兒姪競追隨挑野蔌綱溪魚有酒多且旨

去來聚散無必亦無意說地或談天更休問語言粗細

誰強誰弱誰是又誰非過去事未來事一枕騰騰睡

滿庭芳 寄葉蔚宗

宿雨滋蘭輕風颺柳新來隨處和融幽蘭曲徑花氣巧

相通燕子纔飛又語帶芹泥時點芳叢微中酒日長睡

起心事在眉峰 年年春好處聯鑣蕩漿拾翠挼紅任

金貂醉脫不放盃空誰信風流一別當時事已逐飛鴻

雲山晚欄杆罷倚煙寺起疎鐘

又 用前韻併寄

水滿池塘鶯啼楊柳燕忙知為泥融桃花流水竹外小橋通又是一春憔悴摘残英遶遍芳叢長安遠平蕪盡處疊疊但雲峰 西湖行樂處牙檣漾鷁錦帳翻紅想年時桃李應已成空欲寫相思寄與雲天闊難覔征鴻空凝想時時残夢依約上陽鐘

虞美人 送盋章赴會試

銀屏一夜金風細便作中秋意碧天如水月如眉已有征鴻摩月向南飛作讀如佐 金樽滿酌蟾宮客莫促陽關拍須知丹桂擅秋天千里嬋娟指日十分圓

又 七夕

飛橋駕鵲天津闊雲馭看看發相思惟恨不相逢及至相逢還是去匆匆 垂絲挿竹眞堪笑欲乞天孫巧天孫多巧謾多愁巧得千般爭解勸郎留

又

雙䏶剪水團香雪雲際看新月生綃籠粉倚窗紗全似瑤池疎影浸梅花　金翹翠靨雙蛾淺斂袂低歌扇羞紅膩臉語聲低想見流蘇帳掩燭明時

西江月

竹裏全無暑氣溪邊長有清風荷花落日照酣紅雨過遙山翠重　老作宮祠散漢本來田舍村翁腰纏三萬祿千鍾也是一場春夢

浣溪紗 題星洲寺

十里青山泝碧流夕陽沙晚片帆收重重煙樹出層樓人去人歸芳草渡鷗飛鷗沒白蘋洲碧梧翠竹記曾遊

又 次范石湖韻

歙浦錢塘一水通閒雲如幕碧重重吳山應在碧雲東無力海棠風澹漾困眠宮柳日蔥蘢眼前春色為誰濃

又 題餘干傳舍

畫楯朱欄繞碧山平湖徙倚水雲寛人家楊柳帶汀灣
目力已隨飛鳥盡機心還逐白鷗閒蕭蕭微雨晚來
寒
又　登鎮遠樓
寒目孤城特地紅瘦藤扶我上西風一川平遠畫圖中
江海一身真客燕雲天萬里看歸鴻吳山應在白雲
東
又　竹洲七夕

秋到 闕

夜涼黍禾高下已垂黄荷花猶有晚来香

天上佳期稱七夕人間好景是秋光竹洲有月可徜

徉

又

風入枯藜衣袂涼江楓園柳半青黄洗車飛雨帶天香

世事一場真大夢宦情都薄似秋光竹洲有酒可徜

徉

又

和前鎮遠樓韻

斜陽波底濕微紅朱欄翠袖倚輕風平平山色有無中俛首微官真自縛高飛遠舉羨冥鴻何時一艇大江東

又 梅

茅舍疎籬出素英臨風照水眩精神娟娟新月又黄昏峭約寒枝香未透細看頻嗅獨消魂為誰清瘦不禁春

減字木蘭花 中秋獨與静之飲

碧梧秋老滿地琅玕紛不掃門掩黄昏惟有年時月照人 凄涼滿眼肯作六年燈火伴莫說凄涼來歲如今天一方

又 朱子淵見和次韻為謝

思君欲老一榻塵生誰與掃稼仰晨昏同是遲遲去魯人 行當洗眼看子青藜來夜半莫變炎涼斬馬還須請上方

又

少陵未老曾把千人軍獨掃髮白眵昏却作天涯流落人　只堪合眼夜直誰能潛入伴斗酒西涼何似早飛且遠方

又

此身已老三徑都荒長却掃面目塵昏怕着朝章揖貴人　難瞞明眼只有青山堪作伴觸事心涼無病何勞更覓方

念奴嬌　壽陳尚書母夫人

東風着意正羣芳未放蟠桃初綴玉母當年親手種來作人間上瑞婺女星躔金華福地聊駐千千歲恰纔八十百分未及一二　况是間世英賢名高日月未説文昌貴今日凝香稱壽學來歲衮衣富貴黄貼天香太官珍膳押賜傳中旨戲拈金菓宫娥應是爭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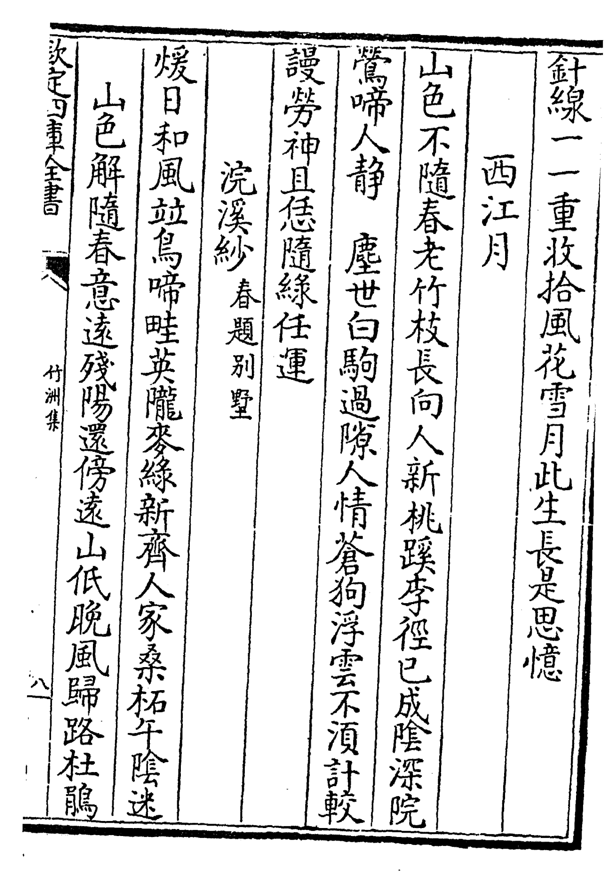
又　壽吳宰

延州積慶到如今千載芳傳遺緒世龍衮替纓來舊治依約棠陰如故百里休聲幾年遺愛政迹高今古邑人盡

道郎君福過渠父　州縣豈久徒勞漢家密令須作三公去今人花城稱壽處他日榮歸禁路黄貼天香上尊名酒押賜傳天語朱顔緑鬢腰黄細蹙金縷

又

相逢恨晚人誰道早有輕離輕折不是無情都只為離合因緣難測秋去雲鴻春深花絮風雨隨南北絮飛鴻散問誰解舀得得　君自舉遠高飛知他此去萍梗何時息雅閣幽窓歡笑處回首翻成陳迹小楷緘題細行



針線一一重收拾風花雪月此生長是思憶

西江月

山色不隨春老竹枝長向人新桃蹊李徑已成陰深院鶯啼人静　塵世白駒過隙人情蒼狗浮雲不須計較謾勞神且恁隨緣任運

浣溪紗　春題别墅

煖日和風竝鳥啼畦英隴麥綠新齊人家桑柘午陰迷山色解隨春意遠殘陽還傍遠山低晚風歸路杜鵑

啼

又 和前次范石湖韻

簾額風微紫燕通樓頭柳暗碧雲重玉人爭勸玉西東醉擁雕金鞍蹀躞夜歸花院玉蔥龍歸心何事與山濃

又 代作

已是青春欲暮天酒愁離恨不禁添樽前休說見郎難別後要知還有意生前莫道便無緣鴈來頻寄小蠻

殘

又　戲陳子長

汗褪香紅雪瑩肌妝餘靜麗霧裁衣晚涼新浴倚欄時

簾捲輕風斜𩮀髮杯深新月墮蛾眉此時風味許誰

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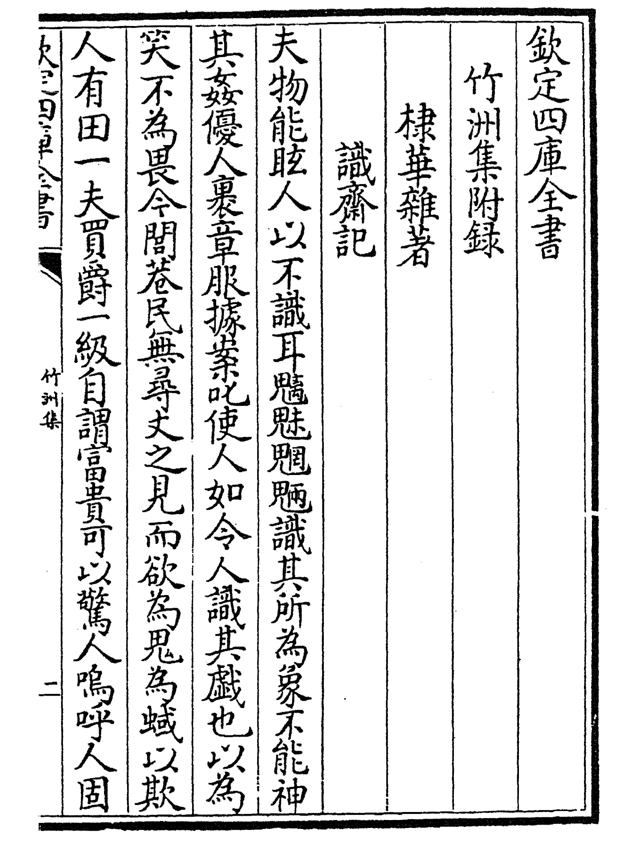
朝中措　代宋仲温上德操

文章聲價擅南州人物更風流豈久徒勞州縣看看催

上瀛洲　朱顏緑鬢畫堂標玉寳帶垂鏒睡起八鞓影

轉歸來雙燭光浮

竹洲集卷二十



竹洲集附録

棣華雜著

識齋記

夫物能眩人以不識耳魑魅魍魎識其所為象不能神其姦優人衷章服據案叱使人如令人識其戲也以為笑不為畏今閭巷民無尋丈之見而欲為鬼為蜮以欺人有田一夫買爵一級自謂富貴可以驚人嗚呼人固

識之矣果能為人誑乎金静之生於里巷介然自持不為俗人下氣人謂静之固為行之不屈也一日誅茅築室讀書其中名曰識齋且曰其意如是静之俛焉而笑書為識齋記

摩蒼軒記

予既名静之讀書之室曰識齋又以摩蒼名其軒葢取杜工部草堂之什黄鵠摩蒼天之句静之為室盤旋一席之地茅茨下垂僅免傴僂取名摩蒼無乃不類乎予

謂天之蒼蒼無有窮盡而可以木石與之爭高凡人爲身之適以欂櫨楶梲爲麗者其人之志止此也而氣亦從之靜之癯然山澤之儒其志甚高其行甚峻其文如其人一言一字痛自約束而其氣振作揭厲憤勇激烈譬之虎豹不可縶而維之故謂其室也不踰蓬蒿之門有摩蒼之勢故取之名其軒

贈桂縣丞挂冠序

桂信中江西老先生丞於徽之休寧未半歲上章致其

官先生之年尚未及謝丞雖卑所以貳令其道足以行乎百里如丞負予則枅去牙角對松吟哦亦可以自樂何遽至於棄其仕也凡人苟以為名則終南嵩少視為捷徑於先生非斯人之徒也先生少年抱負大名累薦於禮部不一得以恩出仕安之不以為意今其老矣寧復有意於世哉先生初以言幕府郡將高先生所為曰當成盛美勉終三考從法賜章服可為子孫地先生曰吾不計是也顧吾欲歸耳今先生之歸也有臺榭備遊

觀田疇足歲事子孫詵詵童僕欣欣時從車騎市羊酒相與過故舊為樂是亦足以自慰矣且聞先生家貧饔伏臘蒸嘗不足於歲先生顧不為子孫地獨不為口腹哉先生曰吾顧貧且性不樂是也噫士固有激憤於一世之所為至不與共天下不然位高勢迫人所同疾則挂冠神武拂衣山林是且不為難也而先生則無是也先生來休寧以誠待人人亦以誠安之今其去民戀其恩士高其行而先生之心則未知之也邑之士吳某以

樸直結知先生亦自謂能知先生曰先生其陶靖節之徒乎衆曰然書以爲送行序

見季守書

某嘗以學譬之獵獵之獲功狗也發蹤指示人也人之爲學貴於見而師之者有指而示之蹤也不見其人聞而師之此視物而得其影也昔羣弟子相與事夫子其得常異乎人也夫子語孟懿子以問孝惟曰無違樊遲獲承其問而遂有得於生事死葬以禮之說夫子語子

貢以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得反覆其事然後知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樊遲問智子曰知人問仁子曰愛人遲未達也而夫子又與之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見而師之者常得詳且盡不如後人惟聞其言無所開議以究其指歸故下而學琴亦欲得指法佛者相語每曰某嘗見某人尊宿而辯退之亦言衡湘進士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悉有法度非虛言也某不佞少有志於學文習之不能以有見蓋喟然

嘆息以為曾子固梅聖俞蘇子美嘗得見歐陽公黄魯
直秦少游晁無咎陳無已張文潛亦及從蘇氏兄弟而
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亦及事程伊川皆因其所見咸
各有所得而吾獨不得生乎其時也始為舉子文問於
毗陵陳尚書曰押闔當如是關鍵當如是習其言以游
上庠見謂為能信人汪公來為國子司業第其文為諸
生第一使録學事暇日謂曰學當為有用因出通鑑一
書曰讀是出古今有餘地矣某退而讀其書頗以其言

稍稍為文未能出也及陳公死汪公西而某始入仕是又將學以趨事上官啓問賛謝則有駢四儷六之文稍有志於當世以文墨自効則有風賦雅頌之什制誥文誥之詞其為事君理民從政涖事是又有出處進退之議設施注措之方不可以無學某備弟子員十有六年從諸先生與其徒論當世人物高下咸以為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惟閣下其人今乃得而見之紹興之初士亦未之學自閣下始以博學宏詞傳於天下

宗之以為師彼掌王言秉鈞軸者皆君之餘也而閣下縮手於旁觀之地故相言上方力引用而閣下以議論不合去曰吾惟其是也士大夫皆能誦其言今屈臨一城勤民之事恤民之隱寛厚樂易一待以君子長者之道而能行之以公用之以儒術獄訟不失其情敷教不失其計時有所果斷而必行發擿而不容者情見姦立有補於風化是其為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而某已得之方冊講之學校而見諸行事以沐浴其恩

澤歌詠其德化矣顧有學焉而欲問問焉而欲辯辯焉而不達則明示其端如子貢樊遲從事乎夫子以聽其言議爲詳且盡然後爲至也某昨爲飢寒累其心而困分其日力耘人舍己今從閤下得祠禄以奉親朝昏遂優游於學問而閤下太守也以教其民爲任也是又可進也昔陳無已序少游字説自熈寧元豐之時眉蘇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備禮作樂爲師弟子陳之獲托於蘇門實自此時也某不能無望

於此也惟閣下憐其意而進之

見蔣樞丐祠書

竊為臣子之所以自立於世者惟忠與孝夫子以為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或曰忠孝不兩全或曰彼為孝子彼為忠臣是皆不得其道而審處焉者也夫事有緩急勢有輕重使夫為臣而獲處於可以有為之地而又智謀足以毗國才術足以辦事則奮不顧身義先國家是為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大

也如其智不獲用才不能為苟安冗散於國家之事如江湖鳬鴈不計多少而親之年已及親之養無期冬夏缺溫凊晨昬忘定省而曰吾為君忘親是得以為忠乎故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惟當其緩急而審其所輕重云爾以某不肖廩食太學十有六年矣今犬馬之齒四十有奇而始以一官自劾則遠近難易宜非所當問也顧如某者雜之選部螻蟻未足以為喻使之得佐一邑盡力簿書為不失職於國豈少是哉今家貧二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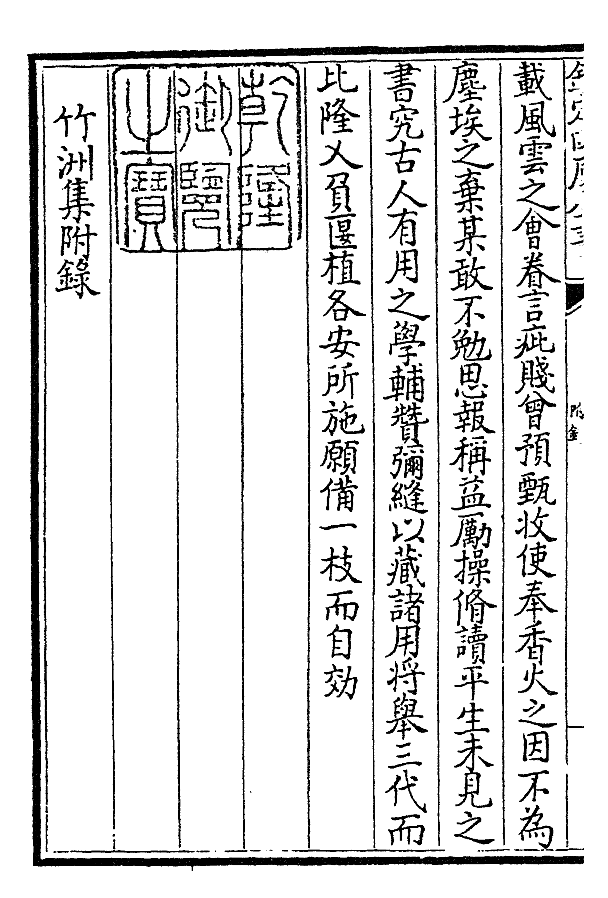
年皆餘八十大人平日多畏足跡不踰十里之外而老母不樂聞鉦楚之聲以是家不置鞭朴某之調簿淳安也其缺五年特以地去家一葦之航職之會計無與於刑且庶乎二親之或往也親曰待汝五年吾九十寧為兒行也使某舍九十之親而奔走於一命寢不及夕食不及視則某為自抱終身之憂故以此易彼直一羽一鈞之輕也仰惟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某官相之方以其所事親者移以事君則於人子之情宜有察焉者

也某庠序諸生蒙被教育自銖累毫積而至於叨竊科第皆先生卵而翼之今者入仕如適千里方起於足下而先生進執國政且將以門闌之舊託於爐錘之中故曩者進見輙以昌昧於搷嶽廟差遣仰蒙鈞慈憐而許之今復敢敘其情而書其緩急以進惟鈞造有容捐升斗之禄使得以畢反哺之恩則異時所以事國者其日為尚長也俯伏待命

與蔣叅政啓

受業均庠校優三舍奉祠衡嶽祿逮隻親仰戴生成惟知感惕伏念某遊學最久處世無聞往來十六年徒積虀鹽之嘆小大幾百戰未成圭黍之名屬廟堂收多士之英眷庠序極一時之選作新士類丕變文風春誦夏絃知所自勉月書季考本以至公因緣骫骳之為僥倖鈞鎔之末考行藝於博士累媿在盧前俾規矩於諸生無敢與蕃齒遂躋上舍獲對廣廷自惟才疎宜於人後拜丹墀而賜第幸叨一命之榮從黄甲而注官乃待五

年之遠顧親老矣能為兒行舉室楞然無為歲計念弟子事先生之久適聖主得賢臣之初敬仲竿牘之私仰扣鈞衡之造簿書不報獲逃筐篚之威菽水盡歡遂竊斗升之祿使以已而為計能於此而復踰某官沉厚難名高明自得大圭不琢混然而全於天止水為淵静乎其足以鑑越自臨軒之首對即為當宁之心知潔静精微有深於易温良恭儉得異諸人徑歷禁途遂參揆路蓋黃髮而在位或一時日月之功惟黑頭而為公實千



載風雲之會眷言疵賤曾預甄收使奉香火之因不為塵埃之棄某敢不勉思報稱益勵操脩讀平生未見之書究古人有用之學輔賛彌縫以藏諸用將舉三代而比隆又負匽植各安所施願備一枝而自効